

貞 探

(含 22 場情景之電影/電視劇本)

劇中人

吳正漢：眼科醫師	王院長：某醫學院院長
李玉貞：家醫科醫師	如燕：某醫院護理師
吳承優：漢之父親	秋娥：同一醫院護理師
林淑娟：漢之母親	信佳：退休之護理長
吳英芳：漢之姊姊	張小姐：某徵信社專員
吳佑安：漢與貞之長子	阿宏、阿昌：優之廟口茶友
吳佑全：漢與貞之次子	莊會長、老陳、旺哥、阿吉、小邱：
李順天：貞之父親	美國某大學台灣同鄉會之男會員
楊伶俐：貞之母親	Betty, Dora, Gwen, Nell：
李明道：貞之大伯父	同一同鄉會之女會員
羅秀全：健身房教練	

故事大要

俊美的眼科醫師吳正漢，於實習時，追到漂亮的家醫科醫師李玉貞。兩人結婚後，即生下長子佑安。可是玉貞懷第二胎佑全時，正漢與健身房教練羅秀全發生同性戀關係。玉貞察覺有異，委請徵信社協助，利用針孔攝影，證實正漢有雙性戀行為。玉貞氣憤，認為正漢罪不可恕，於是提議離婚。正漢後悔，祈求原諒，但玉貞認為正漢身心皆已“unclean”，仍堅持離婚。正漢無奈，只好簽下離婚協議書，但以“不得洩露其同性戀行為”以及“必須暫時隱瞞兩人已經離婚”為條件。

漢決定與羅分手，羅卻不肯。談判時，羅要求巨額“分手費”。漢表示無法照付，羅即威脅要將兩人曖昧關係公開張揚，並聲稱不惜假稱自己已得愛滋病，以之毀壞漢之前程。漢怕羅影響其執業，只好妥協。最終，漢答應付給羅五百萬元之“分手費”，但以分期付款方式，每月匯給五萬元，共需付一百期。

吳李兩家均屬傳統家庭，漢之父母與貞之父母都不會贊同離婚，更會以同性戀或雙性戀為恥。漢與貞隱瞞兩人離異之事實，直到貞生第二胎後。貞生下佑全時，羅已違反約定，要求漢改以每月匯給十萬元而“加速還款”。漢直覺羅已不可信賴，乃決定（按先前想法）赴美進修而避開糾纏。出國前，漢告訴父母其已

離婚之事實，但不敢直說原因，只稱“個性不合”。其父母（吳承優與林淑娟）不明真象，以為漢心情惡劣，赴美只為解除一時之傷痛。同一時候，貞亦告訴父母（李順天與楊伶俐）她已離婚之事實，並說出原因（漢為雙性戀者）。貞之父母非常憂慮女兒及孫子之未來，楊伶俐更感到羞恥，曾不敢外出見人。

貞之父親李順天將女兒已經離婚之事實與原因告訴胞兄李明道。李明道認為貞主動提議離婚乃衝動不智之舉。他主張同性戀（或雙性戀）並非罪過，而是病情。他認為正漢並非可恥，而是可憐，因此玉貞不應加以責備而應給予同情，應協助將他醫好。貞得知伯父之看法，覺得有理，但礙於顏面，仍不想撤回離婚之議，仍於坐滿月子時，與漢辦妥離異手續，讓漢赴美進修。

漢與貞結婚後一直住在父母協助於台北購買之房子。兩人離婚後，漢同意讓貞母子繼續住在此房子。出國前，漢亦暫居於此，只是兩人同房不同床。兩人之長子佑安一直託給住在同一棟大樓的信佳阿姨照顧（她為已經退休之護理長）。貞生佑全後，帶嬰兒回台中，先待在坐月子中心，後回娘家休養。坐月子期滿後，佑安與佑全均託給信佳阿姨照顧。吳家之爺爺奶奶（吳承優與林淑娟），於漢出國前，便每兩週一次由新竹來台北探望孫子。漢出國後，他們照樣前來探望。兩孫子之外公外婆（阿公與阿嫲）原本跟吳家爺爺奶奶輪流來台北看孫子。漢出國後，楊伶俐便搬來台北跟女兒作伴，協助料理家事，並參與照顧孫子，而李順天也常來一起住。吳家爺爺奶奶來台北時，發現孫子偏愛外公外婆，很想把孫子帶回新竹。但現實不容許：幼兒已習慣於信佳保姆之照顧，也比較黏媽媽，何況正漢已同意讓佑安、佑全待在台北，留在媽媽身旁。

漢之父母一直想知道漢與貞離婚之真正原因，也想知道漢到美國之真正動機。他們到台北探視孫子時，曾想趁機向貞及其父母問明一切。貞及其父母曾差點說出漢之雙性戀癖好，但幸好忍住沒說。漢在美進修一、兩年期間，未曾回國，因怕回來會再被羅盯上。雖然他常用手機與家人聯絡，但其父母不見其面，思念更多。吳承優曾於父親節時向茶友抱怨自己已成孤單之“哀鳳”。林淑娟在跟其他婦女聊天時，聽說有個醫生出國不是為了旅遊進修，而是為了醫治難醫之絕症。娟於是與優懷疑其子正漢也是赴美治病。為了查證事實，優與娟由女兒英芳陪同，以觀光之名，到紐約探視正漢。正漢陪父母及胞姊到尼加拉瀑布旅遊，證實他沒有罹患重症。

漢赴美後，與羅澈底切斷往來，羅不知漢之下落，且再也拿不到“分手費”，只好另找對象。羅曾對某姓賴之建商下手，但沒有成果。貞委託之徵信社，繼續對羅偵察，同時也透過友人在美對漢進行一般狀況之瞭解。某日，徵信社張小姐向貞透露：羅突然中風，已全身癱瘓，且不能言語。另外透露：正漢在美很少與人往來，既不太花錢，也不太參與活動。在漢所唸的大學裡，台灣同鄉會之男女同學以正漢（Bill Wu）為話題，大家認為他是“什麼都不願意的 Nill”（不是 Bill），還笑他是“Bill Gay”（非 Bill Gates），因為他很愛聽有關 gay（同性戀）的故事。

漢之父母害怕貞會改嫁而他們的孫子會成為他人的小孩。於是，再度來台北看孫子時，當面懇求貞要跟漢復合。此時，佑安已上幼兒園。他常說一些似懂非

懂之話語，顯示他也需要父愛。貞既被公公婆婆之懇求所感動，也被“為子尋回父親”之念頭所驅使，再加上自己的父母也希望她與漢可以破鏡重圓，於是利用聖誕期間，隻身赴美，當起臨時偵探，要探究正漢之動靜。聖誕夜時，她發現正漢仍不出門，且無人前來拜訪。於是她按門鈴，突然出現在正漢面前。結果，在驚喜中，貞向漢表示對不起，漢告訴貞他來美的真正動機（為了避開羅之邪惡勒索）。兩個有情人終於相互諒解而可以一起回台重組家庭。

除夕夜，漢與貞帶佑安、佑全回新竹過年，英芳也回來了。吳家一家大小有說有笑。英芳還透露即將跟某瑞士人結婚。優與娟沒有往年的哀戚，只有今後的歡喜。年夜飯的幾道菜變成一家團圓的話題。

劇本分析

1. 劇名“貞探”至少有四層含義。一、“貞探”影射“偵探”：劇中徵信社之“徵信”確實有偵探之行為，而女主角暗中對男主角之察查也是近似偵探之行為。二、“貞探”乃“玉貞之探究”：劇中女主角玉貞既探究男主角正漢是否有婚外情，也探究如何面對此婚外情之後果。三、“貞探”即“忠貞之探討”：劇中不僅探討夫妻之間的忠貞，也探討同性戀者之間的忠貞。四、“貞探”為“貞潔之探望”：劇尾玉貞以貞潔之心，到紐約探望潔身獨處之正漢，終於導致圓滿之結局。
2. 這是一齣探討社會問題之“問題劇”(problem play)。劇中探討之主要問題為：一、雙性戀或同性戀到底是罪或是病；雙/同性戀者是可恥可恨或可惜可憐？二、夫妻之間的離婚與同性戀者之間的分手，各有何種問題？三、傳統的舊觀念與現代的新思維如何相互調適？四、醫病的醫生是否更應知道生命中有性(性別、性格)、與情(情感、情愛)的因素？五、學習智能的學生是否更應學習如何生活、如何讓人生圓滿？
3. 這也是一齣十分寫實的“寫實劇”(realistic play)。劇中的時空(當今 2010 年代的台灣與美國)是真實的，故事裡的每一個地點(從醫院、住宅、餐廳、大飯店、健身房、咖啡屋、公園、步道、廟口、學生活動中心，到情人谷、圓通寺與尼加拉瀑布)都是實在的。故事中的人名當然都是虛構的，可是每個人物都是你我周遭可能存在的，他們發生的每件事都是一再經常發生的，連他們牽涉到的器械物品(像深蹲翹臀機、抓周用品、八珍趴鴨、星巴克咖啡、鐵觀音、iPhone 手機、“太平宴”、年糕等等)也都是真實的。
4. 這齣戲還是個情節佈局沒有邏輯漏洞的“完好劇”(well-made play)。劇情從玉貞發現正漢為雙性戀者開始，到她去美國探望他而把他帶回重新團圓為止，其間發生的所有事情(包括兩人各自回憶往事與想到未來，女的提議離婚、委請徵信社繼續“徵信”、接受大伯“是病不是罪”的說法、和被公婆之懇求與兒子之童言所感動，以及男的同意離婚但希望復合、要求對離婚事實與同

性戀行為保密、始終不敢透露羅秀全之脅迫、而以進修之名出國避難等，加上雙方家人、羅秀全、與其他相關人員的各種行動與反應) 都是合情合理、有憑有據的發展。

5. 換個角度看，這齣戲更是個有哲理、有深度的“浪漫劇”(Romantic play)。誠然，它不僅含有俊男美女、男歡女愛之一般的浪漫愛情故事，它還摻雜有雙性戀或同性戀之反常的浪漫情愛故事。其實，這故事裡更隱含著極為浪漫的宇宙觀。它暗中告訴我們：宇宙萬物都不是單純的存在物。在正反兩極或陰陽二元不斷衍生造化的組合中，萬物(包括人)都是複雜多元、同中有異的綜合體，事事都是有多種面向而不斷變化的發生。因此，曖昧、雙關、矛盾是常見的，變動、更易是慣有的：宇宙是處於以“易”為“經”的“易經”之中。所以，社會的任何傳統也都不可能恆常，人倫的任何觀念也都可能隨之改變。既然永遠處在“易經”之中，每個人(就像劇中的人物一樣)就只能隨時空的變化，各自詮釋其所需、修改其價值，做出所謂“調適”的決定。
6. 一切圓滿是眾人的願望，追求圓滿是本劇的主題。因此，初次約會時，正漢帶玉貞去圓通寺。抓周時佑安抓到球，大家說那是喜歡圓滿。爺爺把正漢與玉貞生下的老二命為佑全，祈求的是十全十美。過年時，吳家要吃二十個蛋圓形的“太平宴”，為的是陰陽調和、十全成雙、天下太平。問題是：“人有悲歡離合，月有陰晴圓缺，此事古難全。”這齣陰晴不定、或圓或缺、有喜有悲又有喜、有合有離又有合的現代劇，未嘗不是東坡名句的寫照。
7. 劇中有不少頗有意思的“反諷”(irony)，令人回味無窮。例如，看上美女的眼科醫師，接著竟然看走了眼：把猛男羅秀全這個無賴看成了有情。關心家庭的家醫科醫師竟然自己也有難解的家庭問題：她分不清同性戀是罪或是病；她以為婚外情就是要用離婚來醫療。情深的鸛鵲竟然真的成為間諜：玉貞不停偵探正漢是否忠貞，正漢始終對玉貞保密(起先不讓她知道他有 gay 的癖好，接著不讓她知道他有 pay 的威脅)。
8. 劇中的對話，在國語中偶爾巧妙地夾帶英語、台語、甚至於日語。其目的有時為彰顯人物的特點(如羅秀全口中的“muscle”與“million”)，有時為避免直接說出國語的尷尬(如羅用日語“kiukei”代替“[色情的]休息”，而玉貞說正漢“unclean”，不說他“不乾淨[有染病危險]”)，有時是比較自然而習慣的說法(如玉貞說自己是“intern”，不說“實習醫師”)，有時是知識分子表示他們也懂英文(如李順天說到“delicious”而吳承優說到“generation gap”)，有時用以分辨含義(如李明道說出犯法的“罪”crime，與逆天的“罪”sin)，有時用以開玩笑(如姓賴是“lie”而姓羅是“low”)，有時是運用既有的成語(如台語之“田嘸溝，水嘸流”)，有時是帶有機智的諷刺(如叫正漢“Nill”而非“Bill”，笑他是“Bill Gay”(非“Bill Gates”)。
9. 其實，對話除了自自然然，由對的人在對的時機、場合說對的事之外，有時就因為如下緣故而顯得格外精彩，格外引人：
 - a、轉化了固有的成語：例如，玉貞罵正漢是“漢賊”之後，接著說“我跟你

不兩立！”(轉化了“漢賊不兩立”的成語)

- b、語帶幽默：例如，正漢說玉貞的聲音很 **sweet**，“聽起來疼痛就給醫好了。”玉貞回說“你好幽默！你是疼痛科的嗎？”正漢接著說他是眼科的，不僅會聽 **sweet** 的聲音，也會看 **sweet** 的臉孔。這使玉貞回說：“你的嘴很 **sweet**”。(這是既幽默又機智的連環對話)
- c、指涉到典故：例如，羅秀全說他自己跟洪秀全不同，因為他不會引起八國聯軍。正漢卻回說：“你應該說你不會建立太平天國才對。”(指涉到洪秀全的歷史典故)
- d、插入歌聲：例如，正漢講到“走上紅氈時，播的音樂是 **jaba yavei** …。”(用台語唱起結婚進行曲的片斷)
- e、運用同音字：例如，秋娥說：“許多人 (台語) 真真假假，(國語) 為的就是要 **gay**。”(運用台語“假”跟英語“**gay**”同音)
- f、有跳躍的邏輯：例如，林淑娟說佑安抓到滑鼠就表示他會永遠第一，因為鼠是十二生肖之第一位。(將滑鼠等同老鼠，再跳到鼠是第一生肖)
- g、影射到真有的品牌：例如，信佳說小孩是父母的“治痛丹”，而羅秀全說他會讓正漢“不僅肌樂，不僅足爽…”。(“治痛丹”、“肌樂”、“足爽”都是藥的品牌)
- h、有鮮明的意象：例如，羅秀全說正漢是他的“良田”，“我會放著你而讓你沒犁溝沒水流嗎？”(犁田灌水是謀取收穫的鮮明步驟)
- i、有“言者不明、聽者卻知的反諷”(dramatic irony)：例如，在餐廳裡，玉貞對父母說：“正漢或許沒心情旅遊，可是---他的心，他的情---。”接著她父親說：“都放在吃，對吧？都還沒有放在你身上，是吧？”這時，玉貞和正漢已經私下同意離婚，觀眾跟他們兩人知道這實情，可是玉貞父母不知情，所以會說正漢把心放在吃，不把情放在玉貞身上。另外，當玉貞生老二時，公婆也不知她跟正漢已經協議離婚，所以婆婆會對親家母說：“我們正漢是個痴情漢，他是最疼老婆的痴情漢，他不像一些負心漢---。”
- j、有些話是“似非而是的議論”(paradox)：例如，吳承優說：“兒子小時候跟媽媽睡，是媽媽的兒子，長大以後跟太太睡，就變成太太的兒子。”
- k、有些話變成令人印象深刻的格言：例如，玉貞對正漢說：“你的歧途變成我的終點，你知道嗎？”正漢說：“留學對我是拘留學習。拘留是落難，也是避難。”
- l、造成可笑的誤會：例如，佑安說：“我要溜。”他的意思是“要溜滑梯”，可是他的奶奶以為他“要溜走。”
- m、對詞語有新穎的解釋：例如，賴賞說“**Starbuck**”(斯達巴克)就是“這裡到達金錢”的意思，而羅秀全卻認為“**Starbuck**”(死搭巴克)是“死要勾搭公鹿”的意思。(剛好“**buck**”有“美元”或“公鹿”之含義)
- n、使詞語變成謎語：例如，吳承優想到“手機”就是“鐵觀音”，因為拿手機時“鐵定會觀看音訊。”

- o、做有意思的音譯：例如，把“iPhone”譯成“哀鳳。”
- p、有恰當的比喻：例如，英芳說：“父母的年菜、年糕都很黏，父母的心意更是黏，小孩回家過年就像被磁鐵吸來黏住一般。”而吳承優說：“你媽跟我都是一塊老年糕。年糕放久了，不僅會發霉，也會乾掉裂開，會失去黏性，會黏不住兒女的心。”另外，把尼加拉三瀑布比成兩強男一弱女的三兄妹，而一個人同時喜歡尼加拉三兄妹就像雙性戀的正漢一般。

三生有幸 [主題曲]

這個世界，這個視界，
是圓是扁，誰說對？誰？
永遠雙關是易經，
曖昧難辨 1 與 0。
有時有罪或有病，
一時就是搞不清；
他是可憐或可恨，
你卻必須弄分明。

醫生啊醫生！
生命啊生命！
命裡有性也有情。
學生啊學生！
學會用心用愛贏，
才會萬幸啊萬幸！

第一場

背景：吳正漢醫師於妻李玉貞醫師懷第二胎時，與健身房羅秀全教練發生同性戀關係。貞察覺有異，經徵信社幫助，以針孔攝影證實此事。之後，貞十分氣憤，隨即等在家中，準備揭發夫之“罪行”，並提議離婚。

現況：貞備好離婚協議書，坐在自家客廳等漢回來。不久，漢果然下班回家，拿鑰匙開啟客廳房門。

漢：(看見貞坐在沙發上) 嗨！哈你 (Honey)！你先回來啦！

貞：(站起來，走向漢，生氣地指著他) 滾！你滾出去！你這小偷！你這漢賊！

漢：(感到驚訝) 怎麼啦？你怎麼啦？

貞：我跟你兩不立！你還真會偷啊！

漢：我偷？我偷了什麼？

貞：你偷情！沒有嗎？你敢說沒有嗎？

漢：(有點心慌，也有點疑惑) 你知道什麼？我找了別的女人嗎？

貞：你還嘴硬。你當起了女人，沒有嗎？

漢：(非常驚慌地) 我當起了女人？你是什麼意思？

貞：什麼意思？你還問我嗎？還要裝蒜嗎？

漢：你到底看到了什麼？

貞：我看到你，我看到他，我看到你們，你們在嘔嘔嘔 (O) 唉唉唉 (I) 的。你們不噁心嗎？不害羞嗎？

漢：(驚慌到了極點) 我---你，你看到他了？

貞：他。他---他很猛，像男人，是吧？丟臉，丟死人了！

漢：(極欲瞭解地) 你在哪裡看到他？

貞：在哪裡？除了車上，你們還偷偷在哪裡？

漢：(不安地) 車上？哪輛車上？

貞：還要問？還有別的一輛嗎？你那輛很方便，很隱秘，是吧？

漢：(停了片刻，一時找不到話說) 誰告訴你的？

貞：誰？還用別人來告訴嗎？我沒眼睛嗎？我眼睛瞎了嗎？我看不清帶子嗎？

漢：帶子？(忽然領悟過來) 原來---原來你偷偷地---偷偷地裝了---

貞：沒想到吧？是你偷偷地瞞著我，偷偷地偷漢子，還能怪我偷偷地裝上那？還要怪我偷偷地錄下那？

漢：(有點惱羞成怒地) 好吧，算你厲害！(想了一下) 那你想怎樣？

貞：我想怎樣？(開始流淚) 我還能怎樣？(哭了起來) 我不當偵探了，我也不再當你的---(停了一會兒) 我要當判官。

漢：當判官？你要判我罪？

貞：不可以嗎？(已經淚流滿面) 你犯的罪，不可原諒。你的罪，罪大惡極，不可原諒。啊！啊！啊！啊！(大哭起來)

漢：(趕忙過去用雙手摟住貞的雙肩，祈求地盯著她看) 原諒我一次吧，就只原諒這一次吧。

貞：(不讓他摟肩) 啊！啊！不，沒有下一次了，(用她的手撥掉漢的手) 再也沒有下一次了，啊！啊！

漢：(情急地攬住貞的腰) 真的，就原諒這一次吧。

貞：(也不讓漢攬腰) 啊！啊！下一次，哪來的下一次啊！啊！(走到茶几，從茶几上拿起離婚協議書，故作鎮定地) 簽了吧。

漢：簽？簽什麼？

貞：(同樣故作鎮定地) 有合就有離，能結就能離，不是嗎？
漢：(思索片刻後) 我們之間，再也沒有情份了嗎？真的一點也沒有了嗎？
貞：(很難過地坐回沙發上) 沒有了，偷完了，被你偷完了。
漢：(又思索片刻後) 至少看在我們寶寶的情份上---
貞：(頓時又氣憤起來) 寶寶？你沒想到我，你有想到他---有想到他們嗎？
漢：怎麼沒有？佑安他---他們沒有罪啊！
貞：(忽然陷入思索，過了片刻之後) 他們沒有罪，可是你的罪孽---啊！啊！(又大哭起來) 你為什麼要犯這種罪啊！為什麼啊？
漢：我---我 (一時無言以對)---我扶你進去---你先進去靜一靜---你靜一靜---我會說明的 (趕緊上去要扶貞)。
貞：(再度憤怒地) 不要你扶，你滾！你滾！你給我簽了，然後滾！(自己起身，帶著大肚子，垂頭哭著走入臥室，用力關上房門，還反鎖那房門)
漢：(著急地) 你怎麼啦？你幹嘛鎖門？幹嘛鎖門？(過去試圖打開那房門)
貞：(倒在床上大哭) 為什麼？為什麼？為什麼啊！？
漢：(很擔心貞會想不開) 你不讓我進去---也沒關係---也沒關係---我就在客廳---就在客廳---我會等你---會等你開門---等你開門讓我進去---(很難過地走回沙發處坐下，看著茶几上的協議書，確認那是離婚協議書。他聽著貞一直哭，一直不停地哭，只能低頭一直想，一直想著過去，想著未來)

第二場

背景：漢在自家客廳裡想著想著，想到過去，也想到未來，想到許多事，有的令他得意，有的令他恐懼，有的他似乎充滿知覺，有的他卻仍然困惑不解。。

現況：漢在回想中，印象最深刻的是初見貞的情景以及初見羅的情景，另外他也忘不了結婚時某個場面。不過，他最擔心的是：父母可能逼問離婚原因的場面。

漢：(回想中，自己已不在客廳，而在實習的醫院裡，那時第一次看到貞，真的驚為天人，心中禁不住“哇！”的一聲，人禁不住走向前去) 請問---對不起---請問你是---

貞：(嚇了一跳) 啊，(見漢長得斯文，真的眉清目秀，也跟一樣穿白色醫師袍) 啊---我是新來的 intern。

漢：(故意曲解貞的意思) 你叫“音疼”嗎？

貞：不，我是 intern，實習醫師，你好像也是吧？

漢：哦，是，沒錯 (笑起來) 我也是 intern，我也不叫“音疼”。其實---

貞：(也笑起來) 其實怎樣？

漢：其實你的聲音很 **sweet**，聽起來疼痛就給醫好了。

貞：你好幽默！你是疼痛科的嗎？

漢：不，我是眼科的，我眼力很好，不僅會聽 **sweet** 的聲音，也會看 **sweet** 的臉孔。

貞：你的嘴很 **sweet**，你故意---你有點---

漢：有點怎樣？

貞：有點油腔滑調，有點 **insincere**。

漢：是嗎？我 **swear**，你是很 **sweet**，是我見過最 **sweet** 的 **intern**。

貞：我走了。**Insincere**，油腔滑調的傢伙。

漢：喂，**sincerely**，下班後我請你---(看貞轉入另一走道中，消失不見了)

XXXXX

漢：(回想中，場面轉移到健身房裡，他正在一架深蹲翹臀機上鍛鍊肌群，突然看見一個猛男走過來) 請問---對不起，你是教練嗎？

羅：沒錯，我發現你的 **muscle** 還有待鍛鍊。

漢：你講英文嗎？

羅：不，我只懂 **muscle** 這個字，我是專門幫人鍛鍊 **muscle** 的。

漢：我的 **muscles** 是不夠有力，倒是你的 **muscles**---

羅：(秀出他的手腳) 你看我的手腳，(再秀出他的胸部) 你看我的胸肌，我的 **muscle**---

漢：都很結實，很強壯，你是很 **strong**，而且---

羅：而且孔武有力，是男人中的男人，也是女人最想要的男人。你同意吧？

漢：**I agree**。

羅：你說什麼？你不同意嗎？

漢：我說我同意。

羅：你同意讓我幫你鍛鍊 **muscle** 嗎？

漢：你願意幫我嗎？

羅：一開始完全免費，等到你覺得有效以後，我再向你酌收費用。我們先交個朋友好了，我叫羅秀全，四維羅，我是懂禮義廉恥的。我跟洪秀全同名，但我們不一樣，我不會引起八國聯軍。

漢：你應該說你不會建立太平天國才對。

羅：不會，當然不會。我不想去天國，我也不喜歡太平，太平就太平淡了。你說不是嗎？

漢：你好有趣。

羅：我不但有趣，我還有那個---

漢：那個什麼？

羅：就是那個，你聽不懂嗎？

漢：我聽不懂。

羅：不懂沒關係，會樂就好，會爽就好，不僅肌樂，不僅足爽，還會讓你---

漢：讓我怎樣？

羅：人長得那麼清秀，怎麼這樣不解---？你的神會顛、魂會倒嗎？來吧，測試一下。(羅挨過去要 kiss 漢的嘴唇，漢嚇得趕忙閃開，結果從機器上跌坐下來。

羅趕緊蹲下抱起漢，還幫他按摩，順便摸一摸漢的屁股)

漢：你在幹什麼？

羅：我幫你揉一揉。不會痛吧？很舒服嗎？

漢：(覺得舒服，而且突然像觸電一般抖動一下) 我的神魂---

XXXXX

漢：(回想中，情景轉移到結婚典禮的會場，那時醫學院的王院長是貴賓，他還在演講，貞已經聽到很不耐煩的樣子，漢貼到她的耳邊，輕聲地) 注意聽！

王：或許很少人會說醫學院沒有俊男，可是許多人卻會說醫學院沒有美女。今天我們看到這對新郎新娘是最好的見證。可是，他們見證的是：醫學院有的是俊男，也有的是美女。他們不只是郎才女貌，他們也是郎貌女才，他們都是才貌雙全，你們說不是嗎？(全場一陣喝采歡呼) 他們不止是才子配佳人，這裡的佳人也是才子，這裡的才子也是佳人，不是嗎？(全場又一陣喝采歡呼) 這真是天作之合，真是天造地設。他們一定會比翼雙飛，一定會琴瑟和鳴，一定會永浴愛河的。我們一起來祝他們早生貴子，祝他們白頭偕老吧！(一陣掌聲) 謝謝！謝謝！

XXXXX

漢：(想像中，漢的父親吳承優和母親林淑娟已經知道他跟貞離婚了。他們很想知道離婚的原因) 我說---我不能說---我不知道她為什麼---

優：她有對不起你嗎？

漢：沒有。

優：你有對不起她嗎？

漢：我---我---

優：你另外有女人？

漢：沒有！

優：你打她嗎？

漢：沒有！

優：她打你嗎？

漢：沒有。

優：你罵她吧？

漢：沒有！
優：她罵你吧？
漢：(停了一下) 她---她是---
娟：我就知道。她是常帶笑容，但也很會生氣。她的嘴很甜，但也很硬。她得理就是不饒人。說吧，正漢，她是怎麼罵你的？
漢：她---沒有---她---
娟：沒有？到現在你還護著她！你這麼疼愛她嗎？
漢：媽---不是她---
優：不是她，那一定是你犯錯了，一定是你犯了大錯。
娟：老爸呀，你一定要當嚴父嗎？你的兒子會犯大錯嗎？
優：他是聖賢嗎？他不會有過錯嗎？
娟：不會。他是我生的，我生的兒子會犯什麼過錯？
優：老媽呀，你太溺愛了，你一直太溺愛正漢了。
娟：天下就只有你不愛自己的小孩。你反而一直要袒護別人，要袒護那媳婦，反而一直在找正漢的毛病。你太不愛自己的兒子了。
漢：(“兒子”這兩個字讓漢驚覺到時間已是保姆要送他兒子佑安過來的時候) 爸，媽，不要吵了，都是我不對，都是我不對，我兒子---
娟：你兒子。一定是因為佑安，你們才吵架的，一定是的。
優：為小孩吵架就會鬧離婚嗎？
娟：不會嗎？要不是我們都太老了，我們不會因為正漢鬧到要離婚嗎？
漢：爸，媽，不要吵了，保姆要送佑安過來了。

第三場

背景：貞在臥房裡哭一陣子以後也停下來想著想著，想到許多往事，也預想到許多未來，這些事情都是她當下心思的投射。

現況：在回想中，貞先想到與漢第一次約會的情景，然後想到某次上班時碰到護士閒聊的情景，接著又想到生佑安後的抓周情景，最後她預想到離婚後父母可能擔憂難過的情景。

貞：(回想中，隨漢在中和圓通寺的步道上走著。上坡時，漢出手拉她一把) 這坡度好陡喔，你為什麼要帶我來這裡？

漢：你猜不到嗎？這地方是圓通寺，我希望咱們這第一次的 **date** 就能圓滿地通到紅氈上。

貞：紅氈？你想當歌星或影星嗎？你希望能走星光大道嗎？

漢：你故意聽不懂嗎？誰想到要走星光大道？當我們走上紅氈時---

貞：鞋底下的泥巴一定會弄髒氈子的。

漢：你還裝傻，那時候的音樂是（他開始用台語唱著結婚進行曲的片斷）“Jaba yavei? Jaba yavei? Najaba nandio tang hosei”（“吃飽了沒？吃飽了沒？若吃飽，咱們就幹好的。”）

貞：不可能的，你那種嗓音是不可能走上星光大道的。

漢：但我們不可能一起走上紅氈嗎？

貞：要走上以前得先把鞋底清理乾淨才可以。

漢：好吧，我們到亭子裡歇個腳，把鞋底清一清。（兩人走到涼亭裡）

貞：你要不要把喉嚨也順便清一下？

漢：好的，但我不再唱歌，我要講一個笑話。

貞：你也會講笑話？

漢：當然會。不過，我要先考考你。

貞：考我？考什麼考？

漢：當然不是期末考。我要考你一個成語。

貞：成語？

漢：是的，那是成人才懂的成語，小孩不懂。

貞：成人？不成功便成仁嗎？

漢：沒那麼嚴重。我問你：當兩人結婚後，如果愛情非常濃厚，中文是用哪個成語來形容？

貞：（想了一下）現在是女權運動的時代，該不會是“夫唱婦隨”吧？

漢：不會，也不是“你儂我儂，忒煞情多”（他又唱起流行歌來）

貞：你難道要我說“成對鴛鴦”？

漢：鴛鴦？不是。他們沒有冤情，也不會遭殃。不過，那個成語裡頭確實有一種鳥，同時也有一種魚，他們快樂得如魚得水、如鳥翔空。你說，是什麼情深？

貞：我知道了，你是說“鸛鵒情深”？

漢：Right！你中文不錯。你知道鸛是什麼、鵒是什麼嗎？

貞：是什麼？你自己說。

漢：鸛就是比翼鳥，鵒就是比目魚，他們經常雙宿雙飛。

貞：雙宿雙飛？應該是雙飛雙游吧？

漢：對，所以我們才會說“鸛鵒情深”。

貞：這就是你的笑話嗎？

漢：不，我的笑話是：有位老師問學生“我們為什麼說鸛鵒情深呢？”結果有位學生回答說“因為間諜如果情感不深厚，對方就會看出破綻，她就得不到情報。”

貞：哈哈！真的是笑話。那末，你是間諜嗎？

漢：不，我相信你也不是。我們應該是真正情深的鸛鵒鵒鵒，不是虛情假意的間諜。

貞：我才不想當情痴的鳥呢，更不想當愚笨無知的魚呢！

XXXXX

貞：(這次回想中，貞進到了醫院的護理站，聽到兩位護理師如燕和秋娥正在閒聊) 如燕，你說誰很假呀？

娥：嘻嘻！如燕不是說她們很假啦，她是說她們有點 gay 的樣子。

貞：你們是說英文的 gay？

燕：是的，李醫師。我們覺得---對不起，不能說出她們的名字。我們覺得---

貞：你們覺得她們有 homo 的嫌疑？她們是醫師嗎？

娥：不能說，反正她們都是女的。

貞：都是女的？她們不知道 gay 有 AIDS 的危險嗎？不知道 homo 會感染 HIV 嗎？

燕：李醫師，知道是一回事，做是另一回事。許多人不是明知故犯嗎？

娥：是的，李醫師。許多人 (轉用台語) 真真假假，(轉為國語) 為的就是要 gay，不 gay 她們就不樂，不是嗎？

XXXXX

貞：(回想中，貞與吳、李兩家親人抱佑安到抓周店裡，在完成敲平安鑼、摸蔥門、採紅龜、綁紅線古錢等儀式後，佑安在一大堆物品前正要抓周三次) 來，寶貝，來，抓呀，抓吧，來，快抓！爸爸過來吧，過來幫小安抓。

漢：(過去抱佑安，拉他的手到物品堆上方) 抓吧，抓你喜歡的！

優：(看到佑安抓到一本小書) 你們看，小安果然就是要唸書，就是要成為讀書人。
(這時外婆楊伶俐走到貞旁邊)

俐：我們玉貞小時候就是愛看書，她還沒上小學就會看故事書呢。

娟：(聽到俐的說法，趕緊回應) 不要說玉貞啦，我們正漢才厲害呢。他不僅會看、會唸、還會背呢。怪不得小學、中學都可以跳級。

優：(對佑安外公李順天) 親家啊，你覺得小安是遺傳自父親或母親啊。

天：(思索一下) 我想---小孩是母親生的，母親是因為父親才會生的，所有男女都是遺傳自男和女，不是嗎？

優：是是，沒錯。生正漢就是我加上太太的功勞。

娟：可是，女人的功勞更大，不是嗎？

俐：(趕緊回應) 沒錯，所以生安安是玉貞的功勞更大。

天：(覺得有點不太對) 別說啦，正漢功勞一樣大，不是嗎？不要辯論啦，讓小安再抓一次吧。

娟：(看到小安抓到線而抓起滑鼠) 大家看！小安這次抓的是滑鼠地！這是表示---

漢：表示他是趕上時代的。

優：表示將來他要唸資訊、玩電腦嗎？

俐：或許他知道現代的醫學也要跟電腦連線。

娟：你們知道嗎？鼠是十二生肖的第一位，他抓起滑鼠就表示他會永遠第一，不是嗎？

貞：大家再看下一個吧。(這時小安抓到球，但抓不起來，只把它用力揮走) 你們看，他會打球呢！

漢：了不起，運動大將。

優：當醫生也要打球健身，他真是懂啊。

娟：球是圓的，他要的是圓滿的人生。

俐：沒錯，他又想去把球撿回來了。(這時佑安確實又去抓那個球)

貞：真的吔，他真的喜歡球吔。

優：我們都喜歡圓，不喜歡有稜角的方，不是嗎？

天：沒錯，大家都要圓滿，都要圓滿。

XXXXX

貞：(想像中，場面轉到娘家，貞的父母得知漢與貞已經簽字離婚) 爸，媽，難過也要過，不是嗎？

俐：破鏡可以重圓嗎？

貞：這怎麼是破鏡？人生離離合合，現代人合合離離，這都是常有的事，不是嗎？

俐：常有就對嗎？就好嗎？

貞：離不一定對，不一定好，但不離就更錯，就更不好，怎麼辦？

俐：你真以為離婚是更對更好的事嗎？

天：(對其妻) 我說伶俐啊！對你來說，離婚確實不對也不好。但你有沒有想到，對現在的玉貞來說，離婚可能是她惟一能走的路。我也不贊同離婚，如果可以表示意見的話。可是，如果不離，玉貞會不會更痛苦呢？

俐：更痛苦的還沒有來，你們知道嗎？一個女人能夠獨立養兩個小孩嗎？

貞：媽，你知道的，我的收入不少，何況他也會答應給養育金的。

俐：你知道什麼？養小孩只是錢的問題嗎？小孩需要母愛，也需要父愛，你知道嗎？家庭裡需要女人，也需要男人，你知道嗎？

貞：我哪裡不知道。

俐：你可以另外為小孩找到父愛嗎？你想另外找個男人嗎？

貞：怎麼講到那麼遠去了？

天：我說伶俐啊，我擔心的不是兩個小孩找不到父愛。我也不擔心玉貞找不到另外的男人。我擔心的是：吳家會把兩個小孩都帶走，那時玉貞能展現什麼母愛？

俐：帶走？他們打算把小孩帶走？

貞：不可能的，我們的協議是共同撫養，而且現在是放在我們家撫養。

天：協議是協議，現在是現在。你們知道的，吳家是很強勢的，小孩姓了吳。到

時候他們不會打監護權的官司嗎？他們不會用權力把小孩給搶回去嗎？
俐：他們有權，我們就沒有權嗎？他們會搶，我們就不會搶嗎？
貞：爸，他們不可能贏的，打官司他們不會贏的。錯是在他們，何況現在小孩是我們的，是我們在養的。爸，相信我，相信我。

第四場

背景：保姆信佳阿姨是退休護理長，她跟漢、貞一家住在同一棟大樓。她每日幫忙帶佑安，但每晚八點左右會把佑安抱回漢、貞的住處，讓他們看一看，再帶回去照顧。不過，每個星期天，信佳阿姨放假，佑安則回到自己家由漢、貞自己照顧。有時，佑安的爺爺奶奶或外公外婆也會在週末來看看孫子，順便幫忙照顧。

現況：貞與漢吵著要離婚的那天晚上八點，信佳阿姨同樣把佑安抱回漢、貞的住處要讓漢、貞看一看他們的寶貝。

漢：(聽到敲門聲，趕緊起身) 來啦！(走兩步後，趕緊又折回去收起茶几上的協議書，放進茶几下的抽屜裡) 來啦！(走到房門，透過門上的觀察孔看出去，確定是信佳阿姨抱著佑安，於是開門) 來，請進，佳姨真是準時。

佳：(把佑安交給漢) 安安，爸爸來抱你了。(看到貞不在客廳) 媽媽呢？還沒回來嗎？

漢：(接過佑安) 回來了，她在裡面休息。

佳：你看，安安今天好乖啊，吃得飽飽的，睡得穩穩的，不吵也不鬧，真是乖啊。

漢：都是佳姨會照顧。安安真的很安份。

佳：李醫師今天太累了嗎？

漢：是，她是太累了。她有點頭痛。

佳：頭痛？有沒有吃藥？要不要我幫忙按摩一下？

漢：按摩？我想---

貞：(擦乾眼淚，打開臥室房門走出來，迎向佳姨) 不用了，佳姨，我不痛了。

佳：真的不痛了嗎？(停一會兒，發現大家都沒話說) 你看，安安是不是很舒服的樣子，他今天特別安靜。

貞：(走過去，從漢手上接抱佑安) 不要說得太早，說不定等一下---(佑安在她懷中開始扭動，開始呀呀叫著) 你看，他有反應了。

佳：那是喜悅的反應。(對著佑安) 安安，來，快叫媽媽。

安：(一直扭動著，同時呀呀嚷著) 呀！呀！媽！媽！

貞：(感動得流下淚來) 寶貝，你真的在叫我嗎？真的在叫我嗎？

佳：當然真的。也叫爸爸吧，佑安，也叫爸爸吧！(看安安扭動得很厲害) 放他下

來吧，他喜歡爬，也喜歡站立走幾步。就放他在地氈上沒關係。(於是貞把安安放下)

安：(在地氈上爬一下子，然後站起來走著) 呀！媽！呀！媽！呀！呀！爸爸！

佳：你們聽，安安也在叫爸爸了吔！

漢：(很高興地) 好寶貝，你也在叫我沒錯。

佳：小孩真的就是父母的開心丸。誰聽到那一聲爸一聲媽不會開心得忘掉整天的疲累呢？

漢：是的，小孩也是父母的安慰劑，他能---

佳：應該也是治痛丹。李醫師的頭痛已經被治好了吧。

貞：佳姨，不要再開玩笑了。我今天是很累，你現在就把安安抱回去吧，我還要休息。

佳：好的。(看貞肚子大大的) 我忘了你還有個可愛的寶貝在肚子裡。懷胎的婦女本來就更容易累。好好休息吧。(抱起佑安) 來，安安，我們也回去休息吧。你讓爸媽好好休息吧。

貞：(看到佳抱走佑安之後，鎮定地對漢) 我是痛定以後不再思痛，我要跟你談清楚。

漢：好的，我們說清楚，你先說。

貞：我覺得你已經 **unclean**，我們確實已經不能在一起。

漢：你還是要離婚？還是不念在小孩的情份上？

貞：小孩是我的，我會養。

漢：小孩也是我的，我就不能養嗎？

貞：如果你願意，我們可以共同養育。不過，小孩還是放在我身邊，你出一份養育金就好。你出養育金，就可以看小孩。你不出，就不可以來看他們。

漢：(思索了一會兒) 這只能是他們很小的時候。當他們上學校唸書的時候---

貞：那時候你可能另有妻室了。

漢：不會的，我會---

貞：你會一直單戀那個---，一直不再---

漢：我會想辦法跟那個斷了，我會保持單身，我會等你，如果你---

貞：你別管我，也不要等我，我會把兩個小孩帶大，我會教他們，我不會讓他們跟你一樣。

漢：你真的這麼絕嗎？真的不給我機會嗎？

貞：目前我只能給你簽字的機會。

漢：(想了一下) 好吧，我就簽字。不過，我希望你把協議書放著，不要提出去。我希望你給我變成 **clean** 的機會。

貞：我暫時不會提出去。我會等到生下老二之後，才讓我父母知道。

漢：這種事也不能讓我父母知道。你要讓雙方永遠都不知道。

貞：他們遲早會知道的。

漢：不，你必須幫我隱瞞。

貞：這種事，誰會張揚？可是，這種事，瞞得了一時，能瞞得了一世嗎？
漢：就算我求你好嗎？就算我同意簽字的條件好嗎？
貞：(思索一陣子之後) 好吧，我們就演演看。在你簽字之後，我們依然同居。我們不會同房，就算同房也不會同床。我們不再是夫妻。我會看情形處理。只有在不得已的狀況下，我才會告訴家人。也只有在必須的時候，我才會讓外人知道。
漢：你承諾吧。承諾你會像間諜一樣，完全不會洩露秘密。只要你信守承諾，我會變 clean 的。相信我，答應我吧。

第五場

背景：漢擬離開羅秀全。他約羅在新店情人谷見面，想跟他談判分手。羅卻想繼續抓住漢，一方面玩他取樂，一方面掙他取財。

現況：兩人走在情人谷中，走到石椅上坐下，漢開始要提議分手。同時間，有一組徵信社的人員跟到情人谷來，他們準備好要偷拍證據。

漢：(在石椅上端正坐著，有點不安地) 你可以聽我說嗎？
羅：(坐在漢身旁，故意倚過去，用手勾他的肩，搭他的背) 先別說好嗎？我們之間，這個時候，應該是無聲勝有聲。
漢：(推掉羅的手，祈求地) 不要再這樣了，好嗎？
羅：怎麼啦？馬子害臊了嗎？(伸手插到漢的腰間) 來吧，閉起眼睛，讓我摟你，讓我揉你，讓咱們陰陽合體，讓咱們---
漢：(推開他，生氣地) 我不玩了！我不跟你玩了！
羅：不玩了？可能嗎？(懷疑地笑一笑)
漢：(堅決地) 真的不玩了。我要離開你。
羅：(仍然不相信地) 離開我？你捨得嗎？
漢：我們一刀兩斷，不再往來。
羅：一刀？(不敢置信地) 你有帶刀子嗎？
漢：沒有，但我們必須割斷---必須割斷---
羅：(變得生氣) 別想割斷！我的喉嚨、我的情意你永遠割不斷的。
漢：(又轉成祈求) 拜託，讓我走吧。我的家人---
羅：你的家人不贊同嗎？
漢：我的太太---她已經知道了。
羅：知道又怎樣？先生在外，沒找別的女人生下孩子就已經夠好了。她還管那麼多嗎？
漢：(後悔地) 這是不對的。

羅：不對？那什麼才是對？喝到醉茫茫？嗑到迷幻幻？
漢：那些都不對。
羅：都不對嗎？飄飄然都不對嗎？死沉沉才對嗎？
漢：不管你怎麼說，我已經告訴你了，你我從此以後---
羅：從此以後，你我 (變成台語) “田無溝，水無流” (又轉成國語) 是嗎？笑話！
你是我的良田，我會放著你而讓你沒犁溝沒水流嗎？
漢：(絕望地) 我以為你有情有義，我看走眼了，我知道我完了。
羅：你聽著！我全是情義，你還沒有完。你還要跟著我續這個緣。在我的 muscle
還有力量時，你必須接力，必須接我的力。否則---(凶狠地舉起拳頭)
漢：你在威脅我嗎？你想打我嗎？
羅：(放下拳頭) 我怎麼捨得打你？你又不會反抗。就算你要反抗，你也是力不從心。
漢：我已經筋疲力盡，所以不玩了。
羅：(想了一下) 你是沒有肌力，但你也沒有財力嗎？
漢：財力？你想要拿我的---
羅：你不是樹，但我也可以搖你一搖，然後---然後---
漢：(想了一下) 如果你願意分手，money 我是可以給一點。
羅：你可以給一點什麼？不是樹葉吧？是一張張紙鈔吧？
漢：如果你願意一刀兩斷，我是可以給一點錢。
羅：你一次可以給多少？
漢：十萬。
羅：小氣！那給多少次？
漢：多少次？總共就是一次，總共就是十萬。
羅：你不是醫生嗎？你是生意人嗎？你也愛討價還價嗎？
漢：不然一言為定，我說二十萬好了，我給你二十，你就讓我走。
羅：(想了一想，搖搖頭) 算了，今天不是談生意的日子，改天再說好了。(隨即起身) 你還可以送我走嗎？你的車子還安全嗎？
漢：你我都要小心，說不定有人在跟拍呢。

第六場

背景：經過一個月，漢既不上健身房，也不聯絡羅。羅判斷漢是真的要跟他分手，於是主動聯絡漢，約他在一家大飯店裡談判。

現況：漢依約來到大飯店的 301 號房。羅已經等在房間裡。徵信社的人馬看到他們來到飯店，但拍不到他們在房間密會。

漢：(敲房門咳嗽一兩聲) 嗯！哼！

羅：(開房門) 進來吧，我還怕你會爽約呢。

漢：我說話算話，雖然---

羅：雖然怎樣？

漢：(小聲地) 我不喜歡你那樣威脅我。

羅：(也小聲地) 我有威脅你嗎？我只說你不答應我的話，我就去掛號，去你的診療室看診，讓你判斷我是近視或是遠視。

漢：你這樣就是在威脅我，不是嗎？

羅：你太緊張了。我是非常懂事的人，我絕不會無理取鬧的。

漢：那末，你約來這裡，想要做什麼？

羅：我訂這房間是說要休息，不是要住宿。我們先 (日語) Kiu Kei 一番，好嗎？

漢：我沒興趣。

羅：已經跟我沒興趣，(日語) So les ga? (走過去要抱他) 來吧，女人說不就等於說是。你還是我的馬子，不是嗎？

漢：(抽身避開) 我不要了，你這樣，我要走了。

羅：(失望地) 你真的這麼絕？

漢：(堅決地) 我絕不再跟你有任何干係。

羅：(跑去堵著房門) 沒有干係，可能嗎？我們兩個已經是---

漢：已經是必須斬斷---

羅：斬斷情絲？已經是形同夫妻的兩個人可以立刻斬斷情絲？

漢：誰跟你形同夫妻啊？我只是一時---

羅：一時不小心，落入情網中，是不是？

漢：(走到沙發坐上去) 隨便你說好了。我今天來這裡，就是要談清楚。你如果不想談清楚，我就要走了。

羅：(打量完漢的決心，也跟著挨過來坐在沙發上) 談清楚。好的，那我們就談清楚。

漢：你不能跟我分手嗎？

羅：能！但你能給什麼？

漢：除了祝福，你還要什麼？

羅：祝福就會發福嗎？沒吃就會飽嗎？

漢：那末，坦白說，你要多少？

羅：你自己說，你能給多少？

漢：我上次已經說了二十萬。

羅：還是二十？那夠吃幾個月？有人這麼給贍養費的嗎？

漢：贍養費？我們是夫妻離婚嗎？

羅：不是夫妻也是形同夫妻，不是贍養費也要比照贍養費。反正你是醫生，你應該慷慨大方。

漢：其實，我還不是主治醫師，我收入一樣有限，何況我剛結婚不久，還要付很

多年的房貸。另外，我已經有一個寶寶，已經快要有兩個寶寶必須撫養。

羅：我是約你來跟我訴苦的嗎？你還有老父老母要奉養，是吧？還有許多窮親戚窮朋友要濟助，是吧？那我算老幾？

漢：你---你打算要多少？

羅：(想了一下) 我的英文最近有進步。我除了懂 **muscle** 這個字以外，也懂 **million** 這個字。

漢：**million**？

羅：對，你不能給十個 **million** 嗎？

漢：不能。我絕對付不起。

羅：真的付不起？(舉起拳頭，作勢要打人的樣子) 你真的付不起？

漢：真的！你打死我也是真的！

羅：(停了一陣子，放下拳頭) 好吧。那末，至少五個 **million**，可以吧？

漢：那也不可能。我一個月薪水才多少，怎麼可能---

羅：(氣憤地) 不可能也要變成可能！不然我就到處宣揚，到處說我們倆形同夫妻，甚至於說我可能得了病，得了那種由愛滋生出來的病。

漢：(又氣憤又恐懼地) 你又在威脅！你把我逼死以後，能得到多少？

羅：(思索一陣子) 好吧，或許你真的有苦衷。這樣好了。金額還是五百萬，但你可以分期付款。假設分成一百個月，那還不到十年。每月你只需付五萬，就說那是訓練 **muscle** 的教練費好了。

漢：(想了一陣子) 我真是成了凱子。教練費有那麼貴的嗎？

羅：你每月定期匯入我的帳戶時，並不需要註明那是教練費。

漢：真的太多了，也要付太久了。

羅：十年如一日，你沒聽過嗎？只要你信守承諾，只要你定期如數匯款，我保證不會去打擾你，不會去請你看病。

漢：你能保證嗎？你會真正斷絕往來嗎？

羅：當然。我們之間，就只剩下錢緣，只剩下以前的緣份留給我的五萬、五萬元。

第七場

背景：漢與羅斷絕往來後，漢每月如數依約匯款給羅，羅也真的不再騷擾漢。在貞臨盆前的幾個月，貞與漢每晚都是分房睡，相見也一直沒話說。在保姆送佑安過來時，他們盡量假裝有情，不讓她看出蹊蹺。在雙方父母面前，這對無情鴛鴦也表現得無怨無恨，看似仍浴愛河中。其實，貞仍請徵信社繼續“徵信”，想瞭解漢有無繼續對她不貞。

現況：徵信社的張小姐依約來貞的住處，向她報告取得的情報。

貞：(坐在茶几邊倒一杯茶給張小姐，然後鎮定地) 張小姐，依你們的研判---

張：我們的研判都是有根據的，我們完全按照證據說話。

貞：這幾個月以來，你們還握有什麼新的證據嗎？

張：嚴格來說，沒有。沒有更多不好的證據。

貞：L 不再去找 W 嗎？W 也沒有找 L 嗎？

張：看來沒有。不過---

貞：不過怎樣？

張：從上次情人谷拍到的照片來看---

貞：那個 case 是兩情相悅的約會沒有錯。

張：情人約在情人谷之後，通常會繼續來往，會有進一步的動作。

貞：他們後來是真的有到大飯店幽會，不是嗎？

張：我們拍到他們進去那個飯店，但拍不到他們“開房間”。

貞：房間一定是先開了，他們才進去躲起來。

張：那當然了，但那不就是“開房間”。他們待在裡頭約三、四十分鐘。那三、四十分鐘，沒有鏡頭，所以我們無法臆測。

貞：你們不用臆測，我自己知道 L 會對 W 做什麼，也知道 W 對 L 會怎麼反應。

張：吳太太，那種事自然會發生。問題是：這兩、三個月以來，怎麼就跟蹤不到那種事呢？他們會不會斷絕往來了？

貞：那種事，能說斷就斷嗎？

張：通常不容易。

貞：他們這麼會躲藏嗎？你們是不是鬆懈了？是不是怠惰了？

張：保證沒有。我們同樣努力地跟蹤，但他們就好像是無影無蹤。

貞：無影無蹤，有可能嗎？至少 L 也會再到健身房，至少 W 也會到醫院。

張：我是說看不到他們出雙入對，看不到他們一前一後，也看不到他們“你等我，我等你”。

貞：真的看不到他們有其他任何異常嗎？

張：只有一點，W 最近幾個月，好像月初就都會到某銀行。

貞：到銀行提款給 L 嗎？

張：應該不是，他沒有提現款。L 也沒有現身在那裡，接著 W 也沒有拿錢給任何人。

貞：這就奇怪了。

張：吳太太，我們是不要見怪不怪，但也不要見不怪也怪，那才對。告訴你，我們的研判是：L 跟 W 可能情感冷淡了，可能相互玩膩了，可能暫時或永遠不再 gay 了。

貞：會這樣嗎？

張：會的。Gay 也是有真有假，真的 gay 會一輩子相互廝守，假的 gay 只會一時歡樂。

貞：不管真假，我希望你們繼續幫我偵探，繼續查出證據，我不會虧待你們的。
張：我知道，我們當然會努力照辦的。

第八場

背景：貞臨盆前兩週的週末，她父母來看她以及外孫。漢請岳父母及貞上館子吃晚餐。漢一直擔心羅會貪心不足，會向他要求每月不只匯五萬元。為了澈底擺脫羅的糾纏，漢曾想出國避開羅。

現況：漢利用這次共進晚餐的機會，想瞭解貞及其父母對他出國的看法。

漢：(吃到第三道菜時) 來，來，爸，媽，這館子最有名的菜就是這道“八珍趴鴨”。這是別的館子吃不到的美味。

天：真的嗎？(夾一塊吃下) 嗯，怎麼說？入口---不是即化，是可咬可吞，有汁有液，又香又甜又---反正就是 **delicious**！沒話說，還是台北的館子好，我們台中的比不上。

俐：(也夾一塊吃下) 的確是好味道。這算哪一省的口味呢？湖南的嗎？

貞：應該是北方的。

漢：不管是哪一省的，反正這就是中國料理，在國外鐵定吃不到的。

天：沒錯，日本料理哪來八珍？法國料理會有趴鴨嗎？

俐：說的也是，意大利的 **pizza** 當然不能比，印度的咖哩算什麼？還是咱們的家鄉味最對味。

漢：爸、媽，我在想---要是我出國的話---

天：(對貞) 玉貞啊，你們有出國旅遊的計劃嗎？

俐：(也對貞) 玉貞啊，你現在---(看她的大肚子) 你生老二以後還能出國嗎？

貞：爸，媽，我哪有說要出國？是正漢自己說要出國的。

天：那末，正漢，你要獨自出國旅遊嗎？

俐：什麼時候？

漢：爸，媽，你們誤會了。我是說：要是我出國的話，一定會懷念這館子裡的家鄉味。

天：那當然了。

俐：嚇了我一跳。我還以為在玉貞即將生老二的時候，你還有心情出國旅遊呢。

貞：爸，媽，正漢或許沒心情旅遊，可是---他的心，他的情---

天：都放在吃，對吧？都還沒有放在你身上，是吧？這樣嗎？正漢，你說。

俐：不要這樣問人家啦。玉貞的心情我最懂。你們男人就是不瞭解。女人懷孕的時候，就會開始擔心先生會---怎麼說？擔心先生會不像以前那樣體貼她。等到女人要生小孩的時候，又會擔心先生會---怎麼說？

天：擔心先生會拋棄她、遺棄小孩嗎？
俐：不要說拋棄遺棄啦，連冷落她都擔心。
天：女人真的會這麼擔心嗎？玉貞，你說。
貞：媽說的對。我不僅擔心，我還要面對---
漢：(趕緊打岔) 玉貞是要面對許多困難，所以本來我想出國唸書，現在卻---
天：你本來打算出國唸書？
漢：是的，我想去美國。
俐：你想去美國？你有跟玉貞商量過嗎？
貞：我聽他說過，但那是剛結婚的時候，我覺得那只是夢想。
漢：爸，媽，老實說，我當初是想去美國唸個博士學位，這樣在台灣的教学醫院裡，才能既當醫生，也當教授。
天：正漢這種想法不能說錯。
俐：你現在還有這種想法嗎？
漢：老實說，如果能克服困難，我還是---
俐：你還是想去美國？
天：我反對！你的困難---
漢：我知道困難很多，克服不了。
俐：我更反對。你不僅有許多困難，你出國就等於拋妻棄子，玉貞能跟著走嗎？
貞：我不會跟他走的。
天：她能獨自賺錢付房貸、養家養小孩、還供你在美國生活唸書嗎？
漢：我自己是有存一點錢，不過---
俐：我相信親家翁、親家母也會反對的。正漢，你有跟你父母提過出國嗎？
漢：沒有。
天：對很多父母來說，兒子出國就等於失蹤。
俐：對妻子來說，先生出國就像離異。對小孩來說，父親出國就---
漢：爸，媽，不要再說了。你們不用擔心，我不會出國的，這個時候我不可能出國的。對我來說，獨自在外就是自我囚禁。(看到已經上了另外兩道菜大家都還沒吃) 來，來，菜都涼了。
俐：我的心差點也涼了呢。
貞：媽，我的心早就涼了。
天：都是風涼話。沒有風涼話，菜怎麼會涼呢？

第九場

背景：貞已到臨盆的日子。這時吳、李兩家的雙親都還不知漢、貞已簽離婚協議書，更不知漢與羅有同性戀。此時，貞也仍不知漢在付給羅分手費，更不知漢想出國逃離羅的糾纏。

現況：貞在產房內待產，漢陪伴在側。貞的父母與漢的父母全都坐在產房外之等待室，準備迎接他們的第二個孫子。

俐：(對親家低聲地) 許多臨盆的媽媽在產房裡，都沒有貼心的親人陪伴，有的話也只有自己的媽媽。今天，難得正漢也能來。

娟：(對俐也低聲地) 我告訴你，我們正漢是個痴情漢，他是最疼老婆的痴情漢，他不像一些負心漢---

俐：所以說嘛，我也最疼這個女婿。

娟：我何嘗不疼我們的好媳婦？說真的，玉貞真的是個好媳婦，這次---

優：(同樣低聲地) 這次是第二胎。親家，你記得嗎？我們那個時候，政府說“兩個恰恰好”，好像很怕我們多生一個的樣子。

天：(看四周，看不到多少人，但一樣低聲地) 不只有怕，多生一個的話，公教人員就不能多領一份配給了。後來，政府還提倡說“孩子一個不多也不少”，好像一個才對呢。

優：那就是政客口中的“家庭計劃”。現在呢，現在大家少子化了，政府現在喊什麼口號呢？

天：好像沒有口號，只是拚命加碼生育補助。

優：那有用嗎？有人會因為想領一兩萬而生一兩個小孩嗎？

天：我覺得現在的政府應該喊“孩子三個、四個才熱鬧”。

娟：(對兩位親家翁) 你們男人就是愛批評政府，我們女人啊---

優：就是愛批評家庭嗎？

俐：我們不是愛批評，而是很關心。

娟：沒錯，我們就是關心家庭，所以最樂意來產房迎接孫子。

俐：還有陪伴產婦。你們知道嗎？我們玉貞就是關心家庭才選擇家醫科。

優：這麼說，我們正漢是因為眼光銳利才選擇眼科囉。

天：(指著顯示產房現況的螢光幕) 看吧，注意看生了沒。對了，這次第二胎我們預知也是男的，你們覺得怎樣？

俐：我覺得女兒會比較乖巧，比較貼心。

娟：我覺得兒子會比較明理，比較有義氣。

優：其實，兒子小時候跟媽媽睡，是媽媽的兒子。長大以後跟太太睡，就變成太太的兒子。

娟：會嗎，我們正漢會變成玉貞的兒子嗎？

天：開玩笑的了。其實，男女都一樣。這個年頭，已經不能“養兒防老”了。這個年頭，男女長大都是往外跑，都是嫁出去，誰還會留在你身邊？

優：說的也是，有些還跑到國外去呢。

娟：我不希望正漢出國去。

俐：對，不要讓他出去。美國哪裡美？都是騙人的。我們台灣才是好，才是個好

寶島。

天：說到這裡，我們不能不提到健保，我們的全民健保多好啊！

優：我們的醫療體系也很健全。只是---

天：只是怎樣？

優：我們的醫生太辛苦了。

娟：正漢是很辛苦。

俐：玉貞也很辛苦。

天：其實，護士們更辛苦，整個醫院都辛苦。

優：(看著螢光幕) 怎麼這麼久都還沒有生呢？醫生、護士都真的太辛苦了！

俐：產婦更辛苦呢！

天：(突然想到) 對了，這次生了以後，這個孫子的名字已經取好了嗎？

優：取好了，我早就幫忙取好了。

天：你取的嗎？不是正漢取的嗎？

娟：我們正漢最孝順了，上次生老大的時候，他也是恭請老爺爺賜名。

俐：孩子的媽沒有意見嗎？

娟：老爺爺有主張時，老奶奶怎麼敢出意見？

俐：我是說玉貞都沒有意見嗎？

天：當正漢懂得孝順時，難道我們玉貞就不懂得孝敬嗎？

優：讓我命名的確是他們的好意。這一代的年輕人已經不太懂溫、良、恭、儉、讓的讓了。他們爭著先上車，爭著坐車位---

娟：我們老人家最愛被讓了，最好連吃梨子也有人讓我們。

優：(哈哈大笑) 你說到孔融讓梨啦。孔融的哥哥是老人家嗎？(稍停一下) 我們佑全一定勝過孔融。

天：佑全？(停了一下) 老二你幫他取名佑全？

優：親家啊，老大叫佑安，老二叫佑全，安安全全，最好不過了。

娟：親家啊，我贊同安安全全，我更喜歡十全十美。有了佑全，上天一定會保佑全家安安全全、十全十美的。

俐：親家也有算過筆劃嗎？

優：算過了。“全”跟“安”都是六劃，都是六六大順。未來事業一定全部順利成功。

天：(哈哈一笑) 佑全該不會開保全公司吧！

俐：(對天) 你說到哪去了？吳佑全不會當全權代表嗎？

天：會，會，他也會十項全能。

優：親家啊，大家不要再開玩笑了。(看看螢幕) 應該快生了才對吧。

俐：生小孩真的太辛苦了。

娟：記得我生正漢時，也是辛苦了老半天。

俐：我生玉貞時，倒是快得很，一下子就呱呱---

天：(趕快打住俐的成語) 停，可別說呱呱墜地。今天的男嬰女嬰都不是呱呱墜地，

他們都是安安全全蒞臨人間，你們說不是嗎？

娟：是，是，遲早都會蒞臨人間，安安全全的。

優：這就是現代醫療體系的功勞。(這時大家聽到哇哇哇的聲音) 聽到沒？好響亮的聲音啊！多健康的聲音啊！我們的阿全！我們的阿全，這時候，這時候蒞臨人間了！

娟：這是什麼時辰啊！寅時嗎？還是一大早的寅時嗎？

俐：親家母，這個年頭，年輕的一代已經不管時辰了。他們比較在乎星座，今天十月二十六日，屬於天蠍座，佑全是天蠍座的運勢。

娟：管他什麼座，我還是會拿時辰去幫佑全算命的。

優：這就是代溝，就是正漢常說的 generation gap。

天：有代溝才好，上下兩代隔著濠溝，才不易衝撞，才不易激戰。

娟：(看向產房) 好啦！還在論戰！還不趕快去迎接佑全！

俐：(也看向產房) 對！都停火吧！我要先看佑全的媽！我要先看玉貞！

第十場

背景：貞生佑全後，有四十二天產假。她安排帶嬰兒回台中娘家休養，但起先二十八天是待在一家坐月子中心，接受專業之照護，剩下之十四天才真正回娘家住。在坐月子中心時，母子確實均安，婆家與娘家的親人常來探望，漢也每週帶佑安來跟妻與佑全住一晚。兩家親戚沒人知道貞與漢有婚姻問題，貞也仍然不知漢每月在付給羅分手費。漢感覺貞有點想要原諒他的樣子。不過，十一月下旬，漢接到羅的簡訊，要求他每月“加速還款”，由每月五萬改為十萬。漢於是自知非出國逃避不可，只是不知如何逃避才好。

現況：在貞離開坐月子中心的那天，漢特別請假，開車從台北來台中載貞與佑全轉回娘家休養。同時，他想藉機跟貞談論未來的安排。當天晚上，貞的父母已經在自家(透天厝)二樓房間就寢，在三樓房間裡的佑全也已在嬰兒床入睡，這時在同一房間裡的正漢開始說話。

漢：(坐在床頭，面對躺在床上的貞，低聲地) 哈你！

貞：(很久沒聽到“哈你”的暱稱，吃驚地抬頭看漢) 什麼？

漢：(更低聲地) 我可以說嗎？

貞：(懷疑地) 說什麼？

漢：(停一會兒) 說未來的安排。

貞：(想一下，也低聲地，而且鎮定地) 未來？什麼未來？

漢：(想了一想) 你真的執意要——要離嗎？

貞：(停一下) 你已經---已經 clean 了嗎？

漢：(也停一下) 我---我---(不知如何回應，只好轉彎) 你真的要把那張紙提出去嗎？

貞：(停一下) 我能不提嗎？

漢：(停了許久) 你準備什麼時候提？

貞：(也想了許久) 我回去上班的前一天。你有空嗎？有空一起去辦手續嗎？

漢：(再停了許久) 當然每天我都可以事先請假，可是---

貞：(疑惑地) 可是怎樣？

漢：(直接地) 未來還沒有安排好。

貞：(依然疑惑地) 安排？你想到要安排什麼？

漢：孩子---兩個孩子---

貞：兩個孩子我都要。你想---

漢：我想---暫時不跟你爭。就算先委託你照顧好了。以後---

貞：以後你想把他們要回去？

漢：以後---我們不能復合嗎？

貞：復合？有可能嗎？

漢：如果我變 clean 呢？

貞：(停了一下) 變 clean 以後再說吧。

漢：(停了許久) 為了照顧佑安、佑全，我每個月可以給你八萬塊。

貞：(眼角有點溼) 你願意盡責任就好，我不在乎數額。我也不要你給贍養費。

漢：(又停了許久，非常感動，但無奈地) 我會出國去。

貞：(驚訝地) 出國？出國去？

漢：(同樣眼角有點溼) 是的，出國去唸書。

貞：(不敢置信地) 不當醫生，出國去當學生？

漢：(堅定地) 是的，我必須深造。

貞：(持續疑惑) 深造？深造你專業的---

漢：是的，ophthalmology。同時---

貞：同時---(挖苦地) 找個海外的？

漢：(不理會貞的挖苦) 同時深入反省。

貞：(思索一下) 哪一國？到哪一國？

漢：以前跟你說過的，美國。

貞：(再疑惑地) 到美國才能反省？

漢：我一直有申請美國的學校。

貞：原來你早就想要遠走高飛。

漢：不是故意遠走高飛，而是不能不離鄉背井。

貞：(還是疑惑) 不能不？(突然生氣起來) 你背叛我也是不能不？你那噁心的行為也是不能不？

漢：(跟著生氣起來) 不要再提了好嗎？

貞：(不服氣地) 我就是要提。(吸一口氣) 把那張紙提出去以後，我才不會提，才不會對你提任何事。當你我形同陌路時---

漢：陌路？(想了一下) 現在我已經走到了末路，你知道嗎？

貞：末路？(也想了一下) 明明是歧途，是你已經走入歧途。(停一陣子，開始掉眼淚) 你的歧途變成我的終點，你知道嗎？

漢：(開始心酸) 對不起，我真的不知道為什麼自己會---(講不下去，趕快轉一下) 不過，我會深入瞭解---我會深入---

貞：(繼續掉眼淚) 好吧，從此以後，我不再說了。反正你是你，我是我。我不在乎你到天邊或海角。你要做什麼，由你。你也不要來管我，不要來管我們母子。

漢：(非常難過地) 但我希望你能記住：留學對我是拘留學習。拘留是落難，也是避難。學習是瞭解別人，也是瞭解自己。

貞：(看著佑全在嬰兒床中動了幾下，趕快起身去抱他，準備餵給母乳) 說太多了。多說也沒用。

漢：沒有用也要補一句。請記住：合不是為了離，離卻可能是為了合。

第十一場

背景：在產假的最後兩天，貞由母親陪同，抱佑全搭高鐵回台北住處，拜託佳姨同時照顧佑安佑全兩兄弟。在產假的最後一天，貞打發母親回台中，她則跟漢一起到法院辦妥離婚手續。離婚時，漢同意每月付八萬元小孩養育費給貞，也同意將台北共買的房子（原本就登記在貞之名下）留給貞母子永遠居住。只是，在出國前，漢仍與貞同住在那房子。雙方父母不知情，還利用假日來探望他們及孫子。不過，出國前一週，漢不得不告訴父母他已離婚及將要出國的決定。

現況：漢辭去醫院的工作，專程回新竹郊區之老家，準備向父母透露一切他必須告知的詳情。

優：(坐在客廳沙發上，看著漢，感覺不對勁) 正漢，你今天有空回來，怎麼自己一個人？

娟：(一樣坐在沙發上，看著漢，滿臉疑惑) 對啊。玉貞不能陪你嗎？你也不能帶小孩回來嗎？

漢：(不安地) 爸，媽，玉貞已經跟我---

優：已經跟你回到新竹嗎？

娟：她不急著進門嗎？不急著讓我們看孫子嗎？

漢：爸，媽，你們不要難過。

優：我怎麼會難過？他們晚一點就要回來，不是嗎？

娟：我不難過，我只生氣。媳婦怎麼可以---

漢：爸，媽，玉貞不會來了。

娟：不會---你說不會來？

優：你說玉貞不會來我們家？什麼意思？出事了嗎？(顯得非常緊張)

娟：(也緊張起來) 連兩個孫子---

漢：沒有啦，沒有出事。只是---只是我們離婚了。

娟：離---離---離婚？！

優：離婚？你跟她離婚？

娟：她跟你離婚？

漢：是的，我們已經簽字離婚了。

優：已經簽字？為什麼？

娟：她憑什麼？

漢：爸，媽，我們個性不合。

娟：不合？她不肯遷就你？

優：你也不肯遷就她？

漢：爸，媽，其實都是我不對。

娟：你還護著她？是她的錯，一定是她的錯，她不是溫柔的女人，她不會屈膝，她不甘下氣，她---

優：你就先別罵媳婦吧。正漢，到底為什麼？只是一句個性不合，就可以說明離婚嗎？她有對不起你嗎？

漢：爸，不要問了，真的不要再問了。她沒有錯，她真的沒有錯。

娟：不然一定是錯在她的爸，錯在她的媽。

漢：媽，她的父母也沒有錯，那全是我的錯。

娟：我不信！你會錯在哪？

優：說清楚吧，你另有女人嗎？不然你到底錯在哪？

漢：爸，媽，原諒我吧，我的錯一時無法說清楚，我有我的苦衷。

優：既然這樣---我暫時就不追問。但我必須知道你們離婚有開什麼條件。說吧，有什麼條件？

娟：她好意思提條件嗎？

漢：爸，媽，玉貞並沒有要求贍養費。

娟：她一定是不敢要求，不是忘了。

優：你都不用付任何代價嗎？

漢：我答應每個月付給她八萬塊，當養育兩個小孩的費用。

娟：每月八萬？兩個小孩？

優：兩個小孩不是歸我們養嗎？不是吳家的嗎？

漢：爸，媽，兩個小孩都還小，我自己沒辦法看顧，你們年紀都大了，也無法照顧，所以---

優：所以你就把他們送給她，是嗎？你不想要自己的骨肉，是嗎？

娟：(想一下) 難道你發現---

漢：媽，不要亂猜。吳佑安、吳佑全都是我的骨肉，但我真的沒有心力---

優：你沒有心力，但你媽和我有的是心力，你可以把佑安、佑全送回新竹，我們可以找個好保姆，可以從旁幫忙看顧。

漢：爸，媽，兩個小孩都習慣佳姨的照顧了。他們也都比較會黏著媽媽，在他們長大以前---

優：他們長大以後就不會認你這個不照顧小孩的父親了。

娟：在他們長大以前，我們一定要搶回來。

優：玉貞不怕打監護權官司嗎？

漢：爸，媽，不要啦，我不想上法庭，我們好聚好散，我不想打官司。何況我也沒有空上法庭。其實，我即將出國。

優：即將出國？

娟：出國？為什麼？

漢：我要去美國唸書。

優：唸書？是長期的唸書？不是一時散散心？

娟：唸什麼書？都有小孩有工作了，還唸什麼書？

漢：爸，媽，我一直想唸個博士學位，未來想當教授，不只是當醫生而已。

娟：我不信。你一定很傷心，很痛苦，想要忘掉傷痛。

優：我也不信。你真的那麼傷痛嗎？

漢：爸，媽，我真的需要忘掉傷痛，但我也真的需要進修。

優：你要進修幾年？醫院可以請假嗎？

漢：我已經辭職了，我要專心唸書。

娟：已經辭職？那樣，你有錢專心唸書嗎？

漢：爸，媽，你們放心。我有存了一筆生活費，我還有獎學金，必要時我也可以半工半讀。

優：荒唐！到時你還能每月拿出八萬給玉貞嗎？

漢：爸，媽，抱歉，你們當初拿一千萬幫我們在台北買的那棟房子---

娟：對，那棟房子，怎麼處理？

漢：我答應留給玉貞母子居住，玉貞則說我答應給的每月八萬可以從房價中扣除。

娟：扣除？什麼意思？

優：(想了一下) 你是說那棟房子就算賣給她了，當初我們這邊父母幫你出的一千萬，還有你自己出的一、兩百萬，就不用拿回來，就讓她一個月八萬、一個月八萬慢慢扣，扣到完為止。是這樣嗎？

漢：是的，就是這樣安排。

娟：可以這樣安排嗎？玉貞---這個女人，還說不拿贍養費---

優：這樣安排還好，至少佑安佑全在台北有地方住，也不用搬家。

娟：(停了一陣子) 不管怎麼說，事情太突然了，太突然了，我真的不能接受。

優：正漢，你應該曉得：離婚是不得已才離的。你也應該知道：你媽跟我是捨不得你遠離身邊的。

漢：(難過地) 爸，媽，對不起，真的對不起。我也不想離開玉貞母子，更不想離開兩位老人家。但相信我，爸，媽，相信我已經做了最好的安排。以後吳家隨時有權去探望佑安、佑全，出國以後我也會定期回來看爸媽的。說不定---

娟：說不定怎樣？說不定你爸跟我不會氣死、不會憂鬱嗎？

優：說不定破鏡還可以重圓嗎？

漢：是的，說不定我到美國避開一陣子之後，說不定我唸到了學位以後---

優：以後再作夢吧。我已經不敢再想了。

娟：我也不敢想了。嗚！嗚！(哭了起來)

第十二場

背景：跟漢一樣，貞不得不告訴父母她已離婚的事實。在父母追問下，她也告知原因是正漢有雙性戀的行為。她的父母除了不願相信正漢有此癖好之外，更擔心玉貞與兩個孫子的未來。事實上，母親楊伶俐對女兒的離婚感到十分羞恥。她好幾天鬱鬱不樂，不敢外出見人。父親李順天也無法真正“順天”，他最後也憋不住氣，想要找他的大哥吐吐心聲。

現況：李順天約他的大哥李明道到大坑的一號登山步道健行，想順便對他吐吐怨氣。他們從步道口慢慢走，邊走邊聊。

道：(用登山杖指著左前方廢棄的體能訓練設施) 你看，一陣子沒來，東西就變樣了。什麼“物是人非”，應該是“物不是人也非”。設備壞了，我的手腳也用不上了。

天：哥，你真的太會感觸了。

道：你常來，所以沒感覺。我很久才來一次，所以容易感受。

天：(停了許久，想不到話說，突然感慨地) 啊，人生中有些事情可以碰上許多次，可是有些事情卻碰上一次恐怕都受不了。

道：(看了一下天的臉) 你好像面帶愁容。你有碰上一次什麼大不了的事嗎？

天：有，最近，這一次---

道：最近---應該不是---這一次應該不是你的事吧？

天：哥，不是我的事。不，還是我的事，更是伶俐的事。

道：(吃了一驚) 伶俐的事？伶俐怎樣了？

天：她現在不敢出門了。(想要哭的樣子) 哥，她不敢出門去見人了。

道：(更是吃驚) 不敢出門見人？難道她的臉---

天：她沒有面子，她感到丟臉。

道：沒面子？丟臉？

天：是的。(眼眶都紅了) 她的女兒離婚了！哥，我們的玉貞離婚了！

道：(停止腳步) 什麼？玉貞---

天：(也停止腳步，眼淚流了出來) 是的，跟正漢離了。

道：(不敢相信地) 等等，到前面坐一下。

天：(與道無言地走到前頭路邊的椅子上坐下) 哥，我也不願相信，但那是事實。

道：(停了一下) 事出必有因，到底是因為什麼？

天：因為正漢是雙性戀。

道：雙性戀？

天：是的，他跟一個健身房的教練---

道：跟一個男教練發生那種事？

天：是的，所以玉貞受不了。

道：受不了，所以提議離婚？

天：是的，是玉貞主動要求離婚的。

道：結果正漢也同意？

天：是的，他們簽好離婚協議書，條件也都講了。

道：(想了許久) 玉貞太衝動了。

天：哥是說---

道：我說玉貞不該衝動地提議離婚。

天：不該？哥是說為了小孩的緣故---

道：不是因為怕小孩跟著受罪，也不是因為怕父母跟著蒙羞。

天：可是，正漢那種行為---

道：那種行為是會讓妻子受不了，尤其美麗的妻子像玉貞。可是玉貞有沒有想過？

天：想過什麼？

道：玉貞是個醫生，她有沒有想過那種行為不是罪過，而是病情？

天：不是罪過，而是病情---我不懂哥的意思。

道：玉貞也不懂，所以會衝動。玉貞走的是家庭醫學，她那一行可能不會把雙性戀列入生理的病症，說不定連精神的病症也不是。

天：當然不是，那只是破壞家庭的罪，若不算 **crime**，也是 **sin**。

道：你錯了。我認為那既不是犯法的 **crime**，也不是逆天的 **sin**，而是可悲的病，可悲的 **illness**。

天：哥，我還是不懂。

道：好，我問你：正常的男人會找男人幹那種事嗎？

天：是不會。

道：人的正常狀態也不是生病。人生病的時候是進入一種反常的狀態。你能說男人找男人幹那種事不是一種反常的行為，不是有病嗎？

天：(沉默了一會兒) 這麼說，正漢也是有病才---

道：我認為他是有病。可悲的是---

天：是什麼？

道：是正漢自己可能不知有病，玉貞也的確不知他有病。更可悲的是---

天：是什麼？

道：玉貞把正漢當成罪犯，不當成病人。所以她覺得正漢可恥可恨，不是可惜可憐。

天：(又沉默了一陣子) 哥，你說的好像有道理，可是玉貞---

道：玉貞是醫生，醫生會犯罪也會生病，醫生會犯錯也會誤診。

天：玉貞是真的氣不過了。

道：我若是她，也會氣不過。可是，有經驗的老醫生不會聽到呻吟就心煩，也不會探兩下聽診器就說沒病。真正的好醫生應該會見微知著，能夠明察秋毫。

天：玉貞不是老醫生，她也並不是好醫生嗎？

道：至少不是自己家庭的好醫生。

天：(想了一下) 那怎麼辦？她的病人已經走了，她能跑去叫他回來治療嗎？

道：對待 patients，沒必要拿出那種 patience。不過，病人下次回來時，你就不要錯怪他，不要罵他，而要好好幫他治療，把他醫好。

天：(長嘆一口氣) 晚了，太晚了，他不會回來了，玉貞就算想要醫治他，也沒機會了。

道：(非常不以為然地) 病了就是死了嗎？病患離去回家就永遠不會回來就診嗎？

天：聽說他要去留學，要唸到博士學位才會回來，說不定---

道：說不定還會有重大的變化。不管好壞，你就順天吧，就依你的名字做事吧。

天：哥，謝謝你。我會把你的看法轉告給玉貞知道的。我會勸她把正漢看成病人而非罪犯，這樣她自己也會感覺比較好過。

道：對。另外，不要忘了，一定要叫伶俐看開一點。在這個年頭，離婚已經不是丟臉可恥的事了。同時告訴她：你女兒的不幸是她嫁給一個身染怪病的病人，不是嫁給一個為惡害人的罪犯。你們從此以後，要一起憐憫他，憐憫正漢，不要繼續氣他恨他。

天：哥，謝謝你，我會聽勸的，希望玉貞、伶俐也會聽懂。

道：如果聽不懂，就帶她們到我家來，我會耐心地說明，我會讓她們明白的。

天：好的，謝謝哥。(起身，忘了才走一小段登山步道而已) 走吧，我們回去吧。

道：對，儘早趕快回頭，趕快回去。許多事還是來得及辦好的。

第十三場

背景：李順天回家後馬上轉告伶俐他大哥的看法，也透過電話要女兒把漢視為病人而非罪犯。下個週末兩夫妻到台北探望孫子時，也再度對貞詳述李明道的看法。結果，貞可接受大伯的看法，但她仍不阻止漢出國，不想自己先

軟化立場。

出國前之週末，漢陪父母到台北住處看佑安、佑全。當時貞與其父母全都在場，吳、李雙方一時都非常尷尬，大家對離婚這件事都不便談及。不過，雙方卻有默契：吳家爺爺奶奶可照常兩週一次來台北看孫子。

現況：漢出國了，吳承優與妻來台北看孫子。這時，李順天與妻決定到台北暫時跟貞住在一起。當天，貞故意避開。李順天與妻讓吳家爺爺奶奶在住處看完孫子後已近中午，但雙方仍同意帶著小孩子一起到附近小公園踏青遊玩。其實，雙方都希望有較佳機會可瞭解一些疑問。所以大家一路走走停停，好像交談才是正事。

優：(看著藍天) 今天天氣好晴朗啊！台北難得有這麼藍的天空吧。

天：(也跟著看向藍天) 沒錯，台北難得有藍天，我們中南部倒是經常晴空萬里。

俐：(推著嬰兒車，裡頭坐著佑全) 不過，台北經常下雨，所以草皮都保持綠綠的。

(說時看向一片草皮)

娟：(牽著佑安，他想跑進草地裡) 不行，佑安，你不能跑。(對俐) 一片綠油油的，連小孩都喜歡。

安：阿嬤！我要玩！(不讓奶奶牽著手) 我要溜！

娟：(看不見公園裡有其他小孩) 你想找玩伴嗎？你要溜到哪裡去？小安，你不能溜。

俐：佑安是想跑去溜滑梯啦。他不是想要開溜啦。

優：(走過來要牽佑安) 來，安安，爺爺牽你去，去溜一溜。但那邊沒有小朋友，你還沒有伴。

安：(也不讓爺爺牽) 不要，我要阿嬤！我要阿公！

優：(很感慨地) 你看，外公外婆照顧的孫子就是偏愛這個阿公阿嬤，而不認那個爺爺奶奶。好在這裡沒有外人，不然人家會怎麼想呢？

娟：所以說嘛，我們應該把他帶回新竹。(想了一下) 親家母---對不起，我還可以稱呼你“親家母”嗎？

俐：當然可以。我本來就不贊成他們離---

娟：(趕緊接下來) 你們也都不贊成嗎？

俐：誰會喜歡家庭破碎？

天：你們知道我們倆多麼痛苦嗎？

優：我們倆何嘗不也痛苦？

天：所以---

優：所以大家應該想辦法---

安：(奔向前頭的滑梯) 哈！哈！溜，溜，我要溜！(開始爬梯子，要上去溜)

娟：安安！慢一點，不要跌倒！你自己會溜嗎？

俐：(跟著把嬰兒車推快一點) 慢慢上，佑安！

天：(對優) 孩子就是跑太快衝太快才會出事。

優：老爺爺老奶奶追不上孫子，也追不回兒子，多麼難堪啊！

天：是啊，我們兩老也趕不上女兒的腳步。她太前衛了，她跟本不在乎離或合。

娟：(這時大家都走到滑梯處，她停下來不看佑安) 不在乎？玉貞真的不在乎？

俐：(也停下來不看佑安) 誰說的？她心軟嘴硬，嘴說不在乎，心裡卻---

優：(跟著停在一起) 我相信親家母。(但隨即跑去牽佑安，讓他好好溜滑梯，然後對俐) 對，我也可以繼續稱呼你“親家母”嗎？

俐：當然可以。在正漢沒有再娶以前---

娟：在玉貞沒有再嫁以前，我們都維持原來的稱呼好了。只是---

俐：只是怎樣？

娟：(又注意看佑安) 只是安安一直偏愛阿公阿嬤，一直不認爺爺奶奶---

優：(對娟) 將來不認爸爸，只認媽媽，那才是重點啦，老婆。

天：(對優) 這點大家可以理解。(也跑過去牽佑安到滑梯，讓他再度溜下去) 如果你們常來陪安安溜滑梯，他一定會更想念爺爺奶奶的。

優：我們可以一週來一次嗎？

娟：一週一次也比不上親家翁親家母天天跟他在一起。說真的，我們可以把安安帶回新竹嗎？

俐：親家母，不行。目前安安還是離不開信佳阿姨的，他也很黏媽媽。

娟：(想了一下) 如果那麼黏，為什麼這時候她可以不在身旁呢？(說完也跑去幫佑安再溜一次滑梯)

俐：(只好找藉口) 玉貞今天醫院要加班---

優：(懷疑地) 親家母，到底玉貞---

娟：(直接地) 到底玉貞跟正漢為什麼要離---

天：親家呀，你們到現在還不曉得嗎？

娟：不曉得。到底問題在哪裡？

俐：問題？(猶豫了一下) 正漢---

優：是正漢的問題嗎？

娟：不是吧？他會有什麼問題？他很明理，又有正義感，他---

俐：親家母，我必須說我們玉貞沒有錯。

娟：那末，錯在我們正漢囉？

天：(趕緊回應) 親家啊，正漢---怎麼說呢？反正他沒有說，你們就不必問。(再去幫佑安溜一次滑梯)

優：(陷入疑懼中) 一定是他做了什麼。

天：(想了一下) 反正他已經出國了。

優：(也想了一下) 他出國---會不會是為了要逃避刑責？

天：(馬上回應) 不，不，那不是罪。

優：不是罪，是什麼？

俐：真的，正漢沒有罪。

娟：沒有罪，又有什麼？有什麼而必須離婚？

優：有什麼而必須出國？

天：親家呀，抱歉，這件事只有當事人才能講清楚。正漢不講，玉貞也不講，大家就不必追問了。

俐：對，我們都不要追問了。(看到佑安也累了) 走吧，安安，不要再溜了。

第十四場

背景：漢於出國前匯給羅一次十萬元後便不再匯給他錢。他出國後，不但不再付給分手費，而且完全與羅切斷連繫。羅得知漢已辭職離開醫院，但不知他的下落。他勒索不到漢的錢財後，只好另找對象。其實，羅用情不專，早已跟其他人有曖昧關係。最近，他在健身房結識一位建商，以為可以對他下手，以為同樣可用同性戀來對他恐嚇取財。

現況：羅稱呼那位建商為賴賞 (賴先生)。某晚，在健身運動後，賴邀羅一起到附近一家星巴克喝咖啡。羅想趁機引誘賴進入陷阱。

羅：(桌上擺著他點的咖啡及甜食，坐著面對賴) 賴賞，你真的很喜歡喝咖啡嗎？

賴：(面前也有咖啡甜食) 當然真的。我像星巴克一樣，簡直愛咖啡成癮了。

羅：星巴克？

賴：你不知道嗎？星巴克本來是個小說中的人物，他非常愛喝咖啡。

羅：我知道的。他本來是個水手，每次上岸就往咖啡館跑，不是去找妞，而是去聞咖啡香。

賴：你也知道這麼多？

羅：我本來不知道，是一個醫師告訴我的。

賴：醫師？

羅：是的，他也喜歡聞咖啡的香味。他也不想找妞，他只想---

賴：想怎樣？

羅：(故意伸手去摸一下賴的手) 想扮演被找的妞。

賴：(搖一搖大腿) 她是女醫師？

羅：(再摸一下賴的手) 不，男的，但他愛當零號。

賴：零號？

羅：是的，他不當壹號。

賴：(想了一下，喝一口咖啡) 那末，誰是壹號，你嗎？

羅：(也喝一口咖啡) 我？我會樂意當。(笑一下) 但他不給我機會，雖然---

賴：(也笑一下) 雖然如何？

羅：(吃一口蛋糕，用腳去碰賴的腳) 你知道的，我的 muscle 強而有力，我是喝

保力達的，不是喝咖啡的。

賴：你是跟我們那些工人一樣，喜歡喝保力達？

羅：沒錯。(開始擠眉弄眼) 我是跟你一樣，喜歡 B (屎)。(笑起來) 你愛開雙 B，我愛喝保力達 B。

賴：(也笑起來) 你真幽默。其實，我現在開的是保時捷。

羅：保時捷？那比雙 B 好嗎？

賴：雙 B 是有名，但保時捷的名字更好。

羅：名字？

賴：是的，我是生意人，生意人最想能夠保證時間很快捷。

羅：(笑起來) 你也很幽默。你愛保時捷，我愛保力達，我們在一起就是亨哈二寶。
(說完伸手想搭他的肩)

賴：你在開玩笑，如果我們在一起，你就是依賴了。

羅：哈！哈！賴賞，(再度擠眉弄眼) 你就賞給我一個依賴的機會，不好嗎？

賴：不好！雖然你看起來不賴，卻顯得很會耍賴。

羅：(猛喝一口咖啡) 賴賞，(拍一下自己胸膛) 我是絕對可以信賴的。

賴：(也猛喝一口咖啡，然後嘆一口氣) 啊，夠了。姓賴就是不幸，太容易被開玩笑笑了。

羅：(舉起咖啡杯，示意要杯碰杯) 來，我們沒喝交杯酒。可是，我們照樣交換一下，你改姓羅而我改姓賴好了。

賴：(舉杯造成杯碰杯，但想了一下) 那還是沒用。翻成英文，一個是 Lie，另一個是 Low，一個說謊，另一個低賤，同樣都是下流。

羅：(聽不太懂，吃一口蛋糕，想了一會兒) 講到英文，我認識的那位醫師，他的英文很好。他說星巴克是譯自“斯達巴克”，“斯達”是天上的“星星”，但“巴克”很難翻，可能是“美元”，也可能是“公鹿”。

賴：(吃一口甜點) 告訴你，“Starbuck”應該就是“星星”與“美元”的組合。不管如何，對我而言，“斯達巴克”就是“這裡到達金錢”的意思。

羅：這麼說，你是為了賺錢才來星巴克喝咖啡囉？

賴：我是特別喜歡星巴克的咖啡，但許多生意人陪客戶來 Starbucks，就是為了交際，為了交到朋友以後可以賺到 bucks。

羅：(想了許久) 你說的有道理。不過，“死搭巴克”也是“死要勾搭巴克”的意思。許多青年男女來這裡為的是死不要臉的搭訕，為的不是金錢。

賴：(點點頭) 是的，當然是為了找對象。你看，星巴克的商標裡頭是個美人魚。許多人就是來這裡找美人魚，沒錯。

羅：(想了一下，喝一口咖啡，再向賴擠眉弄眼) 男生來找美人魚，很正常。但會不會女生也來找美人魚呢？會不會男生也來找男人魚呢？

賴：當然什麼都可能。

羅：(喝完最後一口咖啡，想了一下，再向賴擠眉弄眼) 我認識的那位醫師說：西洋人有所謂“巴克派對”，那是男光棍聚會的派對。

賴：我知道。那些 bucks 都是沒結婚的公鹿或公兔。

羅：(興奮起來) 哇！公的和公的一起派對，多麼好玩啊！他們一起做那個嗎？

賴：(也喝完咖啡) 誰知道？

羅：(再度用腳去碰賴的腳)你我也一起去“巴克派對”吧！

賴：台灣有那種派對嗎？

羅：你開一個吧，我去參加。

賴：抱歉，我已經結婚了。我不是未婚的公鹿或公兔。

羅：(把蛋糕吃完) 太可惜了。我---

賴：你自己要開那種派對嗎？

羅：你願意資助我嗎？要給我巴克嗎？

賴：阿彌陀佛！我哪有那種巴克？

羅：你不是有好多 million 的巴克嗎？

賴：好多 million？阿彌陀佛！我的 million 只准許我到星巴克來喝咖啡而已。

羅：(顯得失望，伸手再去摸賴的手) 我剛才說了，我認識的那個醫師曾經是巴克的明星，他曾經是人家的巴克。

賴：你是說曾經是人家的搖錢樹？

羅：不，曾經是 A 片的主角，是人家犁的田。

賴：(感到不解) 犁的田？

羅：是的，他是公鹿，但他變成母鹿。他喜歡躺下去被犁過來犁過去，像一塊良田。

賴：(猛搖頭) 噁心！我這塊甜點吃不下去了！

羅：(趕緊補一句) 聽說的，那只是聽說的。(趕緊又補一句) 我不是那張犁，雖然---

賴：雖然怎樣？

羅：雖然我的 muscle 很強，可以犁得很深，犁得很久。(說時在桌面下用兩手比出 1 號插入 0 號而不斷抽送的不雅動作)

賴：噁心！(站起來) 太腥了！我付賬去了。

羅：(也站起來) 你要走了嗎？賬不是已經付了嗎？

賴：阿彌陀佛！我糊塗了。我再也不敢來星巴克了。

第十五場

背景：吳承優與林淑娟都是退休的小學老師，退休後曾經當志工，近年來則成為“廟口族”：除了偶爾參加旅遊以及上台北看孫子以外，他們每日早晨都到附近廟口，優跟老人在樹下泡茶、聊天、下棋，娟則在廣場跟婦人跳健身舞，然後七嘴八舌話家常。

現況：漢出國近半年後的某日早晨，娟照常去廟口跳舞話家常，優也照常去廟口喝茶，而正在跟阿宏、阿昌等談到父親節。

宏：吳老師，今年爸爸節，你女兒和兒子全家還會回來幫你慶祝嗎？

優：哎，別提了，女兒、兒子都不回來了。

昌：真的嗎？我家三個小孩也有一個不能回來。

優：還是阿宏好。阿宏，你五個小孩都還住在新竹吧？

宏：是的，他們沒本事，只能留在家鄉幹活，他們連同一大堆孫子一樣會回來聚餐。

優：我真的很羨慕你。

宏：我才羨慕你呢。你的女兒、兒子都那麼優秀，那麼會唸書。

昌：還那麼會賺錢。一個是醫生，另一個是---

優：是一家外商公司的高階外務員，所以一年到頭都在國外跑。現在都快四十歲了，卻忘了要結婚，也忘了要常常回來看父母。

宏：她賺的會比醫生多嗎？

優：不要談錢啦。有錢買一大堆東西有什麼用？父親節寄一支哀鳳給你，叫你在家孤單地哀叫，那很好嗎？

昌：你說一支什麼啊？

宏：什麼會哀叫啊？

優：你們沒聽說嗎？哀鳳是一種很貴的手機，是智慧型的，是蘋果出的。

宏：手機？蘋果？智慧？

昌：阿宏，我知道了。蘋果公司所生產的智慧型手機很好用，所以很貴。它叫哀鳳啦。

宏：我還是沒有智慧可以聽得懂。

優：阿宏，不懂才是福，你知道嗎？唸一大堆書，就會懂太多，懂太多就會想太多，想太多就會痛苦。

昌：吳老師，你會痛苦嗎？

優：我比你們痛苦多了，我已經是個哀鳳，你們知道嗎？尤其是---

宏：(泡好了老人茶，倒給每人一杯) 來，來，喝茶。這一泡是鐵觀音。

昌：(拿一杯茶給優) 吳老師，你說到---

優：(喝一口茶) 我說尤其在我兒子出國以後，我更痛苦。

宏：你還有一個出國的兒子嗎？

優：不，我那個當醫生的兒子，現在出國去唸書了。

昌：去唸書？不當醫生，而去當學生？

優：(再喝一口茶) 是的，所以今年父親節他和媳婦孫子都不回來了。

宏：不回來也好。我承認，我那一大堆孫子，每次聽到他們要回來時，我老婆跟我都是很高興。可是，每次聽到他們要回去時，我跟我老婆更是高興。

昌：更高興？為什麼？

宏：吵死了。小孩一回來就是天翻地覆，搞得到處七零八亂。

優：吵鬧歸吵鬧，零亂歸零亂，總比一個人孤單拿著手機當哀鳳好。

昌：(喝一口茶) 我聽說有些小孩到美國唸書以後就變樣了，連父母親去看他們時，都要向父母親收膳食費。

宏：(也喝一口茶) 聽說美國吃住都很貴，所以---

優：所以像你最好了。小孩都在身邊，個個都孝順。

昌：可是你的兒女會唸書，有成就，所以你跟你老婆會成為模範父親、模範母親。

優：哎，這種模範有什麼用？

宏：(拿起茶杯) 來，我還是要敬一下模範父親。來，吳老師，這種鐵觀音喝了不會睡不著。

優：(也拿起茶杯喝一口) 我希望喝了會忘掉痛苦。

昌：(也拿杯喝一口) 這種鐵觀音顯然不會止痛，應該也不會使你健忘。

宏：你說到健忘，我最近老是忘東忘西。

昌：我也是。我常常一分鐘前想到要做的事，一分鐘以後就忘了。所以我的兒子說：要把想做的事情記在手機裡，讓手機提醒你。

優：問題是，你連手機都忘了帶，它怎麼提醒你？

宏：說的也是。喝吧，不要連鐵觀音都忘了喝。

優：說到鐵觀音，我忽然想到：手機就是一種鐵觀音。你拿著它，鐵定會觀看裡頭的音訊，不是嗎？

昌：說得對，說得好。你把女兒送給你的鐵觀音帶來了沒？

優：我哪敢帶出門？那麼貴，忘了帶回家，真的就要哀叫了。

宏：(看到娟走過來) 喂，你老婆來了，回家的路還沒忘掉吧！

昌：(台語) 恁牽手啦！(國語) 別忘了牽她的手喔！

娟：你們在開什麼玩笑？回家吧，快！

優：急什麼？今天要煮飯嗎？

娟：(拉著優的手) 快啦，快回去打手機啦！

優：(被拉著走) 打給誰啊？

娟：(走到半路) 剛才我聽嬌嫂說有個醫生得了一種癌症，在台灣怕醫不好，所以跑到國外去醫。我怕---

優：你怕什麼？

娟：我怕我們正漢---

優：正漢---(停下來，想一下) 你是說我們正漢可能也得了---

娟：是的，我擔心他去美國不是為了唸書，而是為了治療---

優：(跟著緊張起來) 呸！呸！呸！不要胡說！

娟：兒子不肯說，媳婦不肯說，親家翁親家母說不是罪，你說是什麼？

優：明明正漢打電話回來說他在唸書，你說他有什麼病？

娟：不管啦，你今天要用 iPhone 打電話給他，打 iPhone 還可以看到他的臉。

優：好吧。(兩人接著默默無言地走回到家中)

娟：(進入客廳，馬上轉入房間去把 iPhone 拿出來) 來，馬上打！
優：(接過 iPhone) 糟糕！英芳送給我這個東西也沒說怎麼用。
娟：英芳沒說，你也沒問嗎？
優：忘了，我這糟老頭什麼都記不得，什麼都給忘了。
娟：那怎麼辦？
優：能怎麼辦？等英芳回國後回到家---
娟：能等那麼久嗎？
優：(停了一陣子) 你太緊張了。難道正漢現在已經送進加護病房了嗎？你太緊張了。
娟：(也停了一陣子) 我是莫名其妙地緊張。
優：(拿出他的舊手機) 來，看一下這支鐵觀音，說不定也有好的音訊呢。
娟：你瘋啦？那是鐵觀音嗎？
優：是的，是鐵定可以觀看音訊的手機，雖然不是還可以進一步察顏觀色的哀鳳。
娟：好吧，只好先看看你的鐵觀音了。

第十六場

背景：漢出國近一年，已是農曆過年時。但為了省錢，也為了不讓羅有再度糾纏的機會，漢並沒有回國探親。他父母因而非常不解、不悅、與不安。這次，貞帶兩個小孩回台中過年 (不像往年在新竹過年)。不過，漢的姊姊英芳跟往年一樣有回家，只是今年她成為父母過年時惟一陪伴在側的親人。

現況：除夕前一天，英芳已回家，先在廚房幫母親準備一道年菜，接著隨母親到客廳跟父親談正漢的事。

芳：(在廚房裡看著母親用一端被固定而另一端被用手拉緊的細線在把煮熟去殼的鴨蛋切分成兩半) 媽，你為什麼不用刀子切呢？
娟：這也是傳統。刀子切蛋容易切碎，同時不易平分成兩半，而且刀片比較會沾黏蛋黃。
芳：媽真的厲害，切得好平均喔。往年看過媽用細線切蛋，但就是不會問原因。
娟：這道菜叫太平宴，首先一定要把蛋平均切成兩半。切蛋不平均就完蛋了。
芳：天下人都是不患寡而患不均，分配不均就不會有太平的日子。這是媽的意思嗎？
娟：你果然聰明。要是你爸跟我把家產分給你們姊弟倆，你會不計較弟弟那份多一點嗎？
芳：媽，你怎麼這樣說？我是那麼會計較的人嗎？
娟：會不會計較，到時才知道。(這時十個蛋都已切好，接著把魚漿混合荸薺、

碎肉、碎香菇、油蔥、調味品等的配料挖一塊塗黏到半片鴨蛋上) 你來，你也幫忙把這魚漿配料塗黏上去，看看能不能使配料形成另一半鴨蛋的樣子。

芳：(接手塗黏魚漿配料) 這不難，反正配料要像另一半鴨蛋的形狀與大小。

娟：其實，配料多一點少一點都無所謂。一半鴨蛋，一半魚漿，就像一男一女配在一起，有時男大女小，有時男小女大，你不去計較，就不會覺得它陰陽不合。

芳：就會覺得天下太平沒事，是吧。

娟：是的。(停了一陣子後) 啊唉！英芳啊，你知道到底為什麼你弟弟跟你弟媳會陰陽不合嗎？

芳：我哪會知道。

娟：你相信他們純粹因為個性不合而離婚嗎？

芳：其實我覺得他們兩個都不是個性極端的人，都不會意氣用事才對。

娟：正漢去美國以後，你也常跟他通電話嗎？

芳：不算常常，但他應該都很正常。

娟：通話時，你看他的臉色表情都沒問題嗎？

芳：臉色表情？媽，他會有什麼問題嗎？

娟：我擔心他不是去唸書，而是去治病。

芳：治病？媽，你擔心---

娟：是的，說不定他得了什麼不好醫的，去美國就是要醫那個病。

芳：想太多了。媽，你想太多了。如果正漢得了什麼重病，玉貞會因此跟他離婚嗎？她會那麼絕情嗎？

娟：(覺得不好接話。幾分鐘後，把塗黏好配料的蛋，小聲用手指點數一下)
2,4,6,8,10,12,14,16,18,20，沒錯，二十個。

芳：媽，今年我們才三個人一起過年，為什麼要照樣做二十個太平宴呢？

娟：這當然也是傳統。二十就是雙十，十全成雙，是最吉利不過了。你知道嗎？十個蛋變成二十個太平宴，除了表示陰陽好合、繁衍加倍、多子多孫以外，還有福份十全、雙雙加倍的意思。

芳：媽真的太懂傳統了。

娟：(把塗黏好配料的蛋全都拿去放在蒸籠裡蒸) 這些蒸好以後，放涼了，再用油炸一炸，就是你媽的特色年菜了。

XXXXX (十幾分鐘後，在客廳裡)

優：(手裡拿著 iPhone) 正漢昨天打電話回來時，我沒有回應好，剛才我打給他，他卻沒有接。

芳：爸，因為時差的關係，這個時候他可能還在睡覺啦。

娟：你想跟他說什麼嗎？

優：我想再看看他的臉色表情。另外，我想叫他打電話給玉貞，叫玉貞明天帶佑

安、佑全回新竹過年，像以前一樣。

芳：爸，他們都離婚了，玉貞不會聽他的了。

娟：不然我來打給玉貞好了，我來要求她。

芳：媽，離婚的媳婦會願意回婆家過年嗎？

優：不然叫她把小孩送來就好。吳家的小孩不在吳家過年，這樣對嗎？

芳：(想了一下) 爸，媽，幼兒都是黏著媽媽的，佑安、佑全怎麼可能單獨留在新竹呢？玉貞答應帶他們在年初二時回來讓你們看看，那已經是不錯的安排

了。

優：什麼不錯的安排？媳婦變成女兒了嗎？

娟：我也覺得不好。不知道的人，還真會以為玉貞是我們家的女兒，以為她帶小孩在年初二回娘家呢。

優：這個年頭，難道婆家娘家也要混淆不清嗎？

芳：爸、媽，這個時代已經不流行固守傳統了。許多人都出國旅遊不在家過年了。

優：(不高興地) 這麼說，你也喜歡四處跑，不想在家過年嗎？

芳：爸，要是你們不反對，我倒想帶媽跟你到美國玩，順便看正漢有沒有在唸書。

優：真的？你有這個想法嗎？

娟：過年時，在美國有年菜、年糕可以吃嗎？

芳：當然有。到唐人街去，要什麼有什麼。

娟：也有我做的那種太平宴嗎？

芳：或許。不過一定不像媽做的那麼好吃。

優：現在大家也都流行用買的，不想自己做年糕、年菜了。不管如何，自己做的，就算沒有更好吃，至少也更---

娟：至少也更有媽媽的味道。

芳：對，我們的太平宴就是有那種媽媽特有的味道。那就是我每年回來想要再次吃到的。

娟：英芳啊，你回來過年只為太平宴嗎？

優：英芳啊，正漢不會懷念你媽做的太平宴嗎？

芳：(想了一下) 爸，媽，說到過年，我最近聽到一個同事說：年如果是一隻怪獸，牠不是傳說中的一隻會把眾人吃掉的 **monster**，而是一隻會把家人吸來黏住的 **magnet**。父母的年菜、年糕都很黏，父母的心意更是黏，小孩回家過年就像一時被磁鐵給吸來黏住一般。

優：(想了一會兒) 這比喻是有道理。幾天在家過年就是大家幾天黏在一起罷了。幾天過後，大家就又散去，又各奔東西了。我擔心的是---

芳：爸擔心什麼？

優：你媽跟我都是一塊老年糕。年糕放久了，不僅會發霉，也會乾掉裂開，會失去黏性，會黏不住兒女的心。

娟：對啊，正漢跑了，我們黏不住他了。現在媳婦也跑了，兩個孫子也看不到，你---英芳啊，你---

芳：爸，媽，我已經決定不結婚了。我決定永遠陪在你們身邊，永遠被你們吸來黏住。

優：不！千萬不可，千萬不可。你一定要結婚，一定要成為另一塊有吸力的磁鐵，另一塊會黏人的年糕。你媽跟我都寧願你也遠走高飛，只要你也成家就好。

娟：(開始紅了眼眶) 是啊，英芳，就算你嫁給洋人，你爸跟我也會高興的。

芳：(跟著心酸起來) 爸呀，媽呀，我知道你們的心意。可是，這個時代，許多人結了就離，造成許多問題。我們家正漢不就是一個活生生的例子嗎？看到他的例子，我還敢結婚嗎？

優：(覺得無言以對) 天哪！這個年我們真難過啊！

娟：(看到優手裡還拿著 iPhone) 英芳啊，這個年頭，你爸跟我都變成哀鳳了。你知道嗎？(哭了起來)

第十七場

背景：漢於農曆過年時也沒回家探親，其父母因而更加思念他。英芳曾表示要帶父母赴美旅遊，順便探望正漢。六月時，趁機票未漲價前，英芳特地請假，真的帶她父母赴美。漢到紐約的機場接父母及姊姊到他租屋處，休息兩天後，便利用週末一同參加當地的旅行團，到著名的尼加拉瀑布遊覽。

現況：遊覽小巴士到達尼加拉大瀑布時，已過中午。吳家四人先在簡餐店吃飯，飯後隨即邊走邊聊，邊聊邊看風景。

漢：(在餐廳裡，與家人同坐一桌，各自端回餐點，大家邊吃邊低聲說話) 姊可能習慣了。爸媽會習慣這種飲食嗎？

優：沒味道，美國的食物都是沒味道。

娟：不是沒味道，而是全部的味道都一樣。

芳：都一樣就是平等，大家生而平等，吃也平等。

漢：其實，美國食物通常不先調好固定的口味，而是給食客留下自行調味的空間。你們看，(用手指向前方) 那邊的瓶瓶罐罐都是調味料，你要什麼味道，就自己去拿去調。

優：(看到那些瓶罐) 那麼多種，誰知道要加什麼，要怎麼調？

娟：美國的廚師顯然不願負責任，不肯幫人調好味道。

芳：媽，其實他們是尊重自由，尊重個人選擇的自由。

漢：對，平等與自由就是美國獨立的基本精神。

優：說的好聽。大家都真的那麼自由、平等、獨立嗎？

芳：以前是沒有，以前在美國，黑人跟女人也是談不上獨立、自由、平等的，可是現在都改善了，現在大家都真的可以獨立、自由、平等了。

娟：聽說美國的小孩十幾歲就學會獨立了，真的嗎？

優：其實，最自由的地方是台灣。在這裡，開車開到巷口就必須停一下。在台灣，車子好像到處可以橫衝直撞，遇到紅燈好像也可以隨意亂闖。

漢：爸，那叫國情不同。在美國待久了你就會知道。美國由五十個州組成。每一個州就像一個邦國，各自定下自己的法律。每個州還住著各色人種，信仰各類宗教，也真的各有不同的風土民情。

芳：沒錯，美國是個文化的大熔爐，它是彰顯同中有異的國家。同中有異是它的特色。

漢：對，同中有異。人也是同中有異，大家都是。

XXXXX (四人吃完飯，起身往外走，朝瀑布走去)

漢：(走動中，轉身過來，對其父母) 爸，媽，你們知道嗎？尼加拉大瀑布並不是單一的瀑布。

娟：你是說有好幾個尼加拉瀑布？

優：你是說尼加拉瀑布分成好幾個？

芳：我知道的。它其實包括三個瀑布。

漢：對，是三個。我以前一直以為它只是一個很大的瀑布，後來才曉得它是由三個不同的瀑布組成的大瀑布。

芳：有趣吧，美國是聯合五十個邦組成的合眾國，尼加拉瀑布是聯合三個瀑布組成的大瀑布。

優：三合一就是“三位一體”嗎？

娟：三個瀑布也叫聖父、聖靈、聖子嗎？

漢：不，等一下我會說它們的名字。

芳：其實，這一個或三個瀑布是位於美國和加拿大交界處的尼加拉河上。觀光客有的從美國這邊看過去，有的從加拿大那邊看過來。

漢：(走一段路後，已經看到了瀑布，停下來) 爸，媽，過來，你們看向右邊。右邊的河水由三面形成一個倒 U 字形，往下傾瀉。看到沒有？

優：有，有，但不是很清楚。

娟：有，好大的瀑布啊！

漢：因為它的形狀很像馬蹄鐵，所以叫做“馬蹄鐵瀑布”。

芳：這是三個中最大的瀑布。這個要從加拿大那邊看過來才比較清楚。

漢：要看清楚，最好坐直升機從天空看下來。不過，往下走到尼加拉河的谷地裡，然後從下面看上去，也可以看得很清楚。

芳：等一下才走到谷地裡吧。

漢：(再往前走一段路後，停下來) 爸，媽，這次向左邊看。那邊的河水是不是由兩面從忽高忽低、前後錯落的岩石上，傾瀉到河邊的礁石裡？

優：是，是，看得很清楚。

娟：它叫亂奔亂滾瀑布嗎？

漢：不，它就叫“美國瀑布”。

芳：因為它看來真的是專屬美國這一邊的。

漢：(再走一段路後，停下來) 爸，媽，你們看，前面那個小小的瀑布，只讓河水由一面綿綿瀉下。你們說，它像什麼？

優：像什麼？瀑布都像布，不是嗎？

娟：我看有點像垂掛下來的大毛巾或大浴巾。

芳：媽說的比較接近。

漢：它叫“新娘面紗瀑布”，因為它真的很像新娘所戴的面紗。

優：(點點頭) 對，對，很像面紗。

娟：但一定是新娘戴的嗎？不可能是老娘戴的嗎？

芳：媽呀，你難得這麼幽默。你看得很開心，是嗎？

漢：這三個瀑布大小形狀各異，氣象也因而不同。我覺得右邊那最大的馬蹄鐵瀑布，是雷霆萬鈞，充分表現美國的大、美國的強、美國的力。它有西部牛仔的粗獷，它最吸引我。

芳：相形之下，這新娘面紗瀑布就顯得嬌弱，它只有婀娜的體態與輕柔的言語。你難道不喜歡這種女子嗎，正漢？

優：(看向漢的臉孔，發現他沈默不語) 你一方面喜歡宏偉壯大，另一方面也喜歡嬌小美麗，不是嗎？

漢：(想了一下) 應該是，但我也喜歡神秘難解。那美國瀑布有點北方佬的深沈，它也能吸引我。

娟：正漢，你總不能這也喜歡，那也喜歡吧。你是用情不專的人嗎？

漢：(一時不知如何作答) 媽，我---

芳：(試圖幫漢解圍) 媽，尼加拉三瀑布就像尼家的三兄妹，我們不能全喜歡他們三個兄妹嗎？

娟：可以，我們就走到谷地裡，往上瞧一瞧他們的容貌吧。

優：(當四人都走到谷地裡時，聽著瀑布發出的巨大聲響) 你們光談那瀑布的形勢氣勢，忘了這麼大的聲勢嗎？

漢：對，我們老遠就聽到這三兄妹在轟隆轟隆地鳴。

優：還有呼呼號號地吼。

芳：我們走近時，另外可以聽到小雨淅瀝淅瀝在此起，以及大雨嘩啦嘩啦在彼落。

娟：英芳，你耳朵太靈了。正漢，你說，你還聽到什麼？

漢：我彷彿聽到沙場敵軍在嘶喊，以及枕邊伊人在叮嚀。

優：(很驚奇地) 我的正漢啊，你太有想像力了。你媽是怎麼生你的？

娟：我生給他想像力，他卻只會想入非非。說什麼沙場敵軍，說什麼枕邊伊人，其實，他想到的只是粗獷的西部牛仔，以及深沈的北方佬，他已經忘了眼前那可愛的新娘，已經忘了去揭開她神秘的面紗。

優：我的老婆啊，你的聯想力也夠強啦！

芳：哈哈！不是 Like father, like son，而是 Like mother, like son。有其母，必有其子。

漢：(看看手錶) 爸，媽，姊，大家不要再開玩笑了，我們要準備回家了。

第十八場

背景：漢之父母與姊姊到美國僅旅遊一週 (因為英芳無法請假太長)。其實，他們是以旅遊之名前來探視正漢，目的在於判斷他是來美國就醫或就學。這趟“美國之旅”當然證實正漢是來唸書而非醫病。

接著暑假期間，漢也沒回國，而是留校做研究工作。很快地，新的學期又開始了。漢接到台灣同鄉會的通知，邀他去參加迎新會。

現況：某晚，在校園內的某一學生活動場所，台灣同鄉會正在舉辦新年度的迎新會。正漢到場去繳年費。繳完費，他沒有留下來聊天、吃飯、參與餘興節目。他匆匆離去。幾些在場的同鄉 (包括老陳、旺哥、阿吉、小邱等男同學，以及 Betty, Dora, Gwen 等女同學) 看到他來去匆匆，便談起了他。

陳：(看到漢來到接待桌報到、繳費，立即指向漢而對同桌的同鄉說) 你們看到沒？那位帥哥---

邱：(看向漢) 好清秀啊！真是帥哥！

吉：(也看向漢) 我覺得他又帥又美。如果留一頭秀髮，一定會被認為是美女。

旺：(同樣看向漢，這時漢正跟莊會長握手寒暄) 他的芳名，你們知道嗎？

陳：我當然知道。他姓吳，英文名是 William，但大家通常叫他 Bill Wu，不叫他 William Wu。

旺：聽說也有人故意不叫他 Bill，而叫他 Nill。

邱：Nill？為什麼呢？

旺：(對陳) 老陳，你說為什麼？

陳：(看到漢離開莊會長，調頭走出會場) 他繳了費，卻不參加我們的活動。他願給鈔票 bill，卻 will not 參加活動。可見他真的是常常在拒絕，真的就是常常在說“will not”的 Nill。

吉：會不會他長得像美女，所以有人故意說他是 Nell 的姊姊或妹妹 Nill？

邱：(立刻問隔壁桌的女生) 喂，Betty，心理系的美女 Nell 今天不來嗎？

Betty：嘻嘻！小邱，你這 Little Hill，你一看不到 Nell，就想念起她了嗎？

邱：不，阿吉想知道 Nell 是不是有個 sister 名叫 Nill。

旺：其實，小邱很擔心 Nell 會變成 Nill 的 Gill。

Dora：你們在說誰啊？誰是 Nill 啊？

陳：Nil 就是 zero，也就是 nothing。不過，我們的 Nill 並不是不存在的人。他

就是“吳先生”，也就是 Bill Wu。可惜的是：他並非“無所不在”。他常常只待在他的研究室。像今天---

旺：剛才他來一下就走了。我們的同鄉會裡是有這麼一個 Bill Wu，但有卻等於無，他從來不參加我們的活動。

Gwen：你們這些 Jacks 知道嗎？我們一大堆 Gills 已經注意他很久了，也把他調查得---

旺：一清二楚嗎？

Gwen：不，一無所知。

Betty：對，不僅 Dora 不知他是誰。我們都覺得他是 Mr. Mystery。他已經成為神秘的話題人物了。

吉：真的嗎？神秘客變成了話題人物嗎？

邱：什麼話題啊？

陳：話題？女生最想知道的當然是：Is he married？

Gwen：你們這些 Jacks 已經知道了嗎？他仍然 single 嗎？

Betty：他應該不是仍然“小姑獨處”才對。

旺：哈哈！他是 Jack，不是 Gill，當然不會“小姑獨處”。

陳：看他的年紀又看他的相貌，他一定是已經讓某個小姑不再獨處了。

Dora：多可惜啊！

陳：但說不定他已經因為另一個小姑而跟他的另一半 divorced 了。

Dora：有可能嗎？他的另一半會跟他 divorce 嗎？

吉：Nill 自己不說，誰會知道他跟他的 Gill 是離或是合呢？

Gwen：他不說的事情太多了。有人說他來自新竹，也有人說他來自新北，更有人直接說他來自竹北。

陳：據我觀察，他可能來自台南。他整個人古古的，一定是來自古都。他一點也沒有新意。

旺：他是很古板，很像愛唸醫科的南部人。

Betty：聽說他曾經執業當過眼科醫師。

Dora：這一點他也不肯證實嗎？

Gwen：至少他沒否認。他可能看太多 Gill 的明眸了，所以對許多有皓齒的 Gills 都不感興趣。

吉：他是連對 Yuki (台語“幼齒”) 的 Gill 也沒有反應。

邱：這麼說，他是不是 gay 啊？

陳：誰知道？好像也有 Jacks 想找他當 Gill，可是他還是 Nill，還是不願意當 Gill。

旺：據我瞭解，他是既不當 Jack 的 Gill，也不當 Gill 的 Jack，可是他卻很愛聽 gay 的故事。

Betty：這一點我可證實。有一次他還問 Nell 喜歡不喜歡 gay。

邱：那 Nell 怎麼說？

Betty：你別緊張。Nell 說她不喜歡。不過，Nell 講了許多 gay 的謠言給他聽。
他聽到整個人---

吉：整個人都 gay 起來了嗎？(看到 Nell 來了) 哈！說鬼，鬼就到！Nell 來了！

邱：(看向來到接待桌的 Nell) 叫她過來吧，叫她來證實。

陳：(大聲地對 Nell) Hello！美麗的 Nell，過來這裡吧！

Nell：(看到這兩桌男女同鄉都很 gay，於是真的走了過來) 你們為什麼這麼 high 啊？同鄉會應該還沒開始吧？

Gwen：同鄉會還沒開始，可是大家談到了我們的話題人物。

Nell：你是說 Bill Wu？那個神秘的 Bill？

Gwen：是的，大家談到了 Bill，講到他愛聽 gay 的故事。

Nell：Bill 是喜歡聽到 gay，沒錯。

吉：這麼說，我們的 Bill 不是 Bill Wu，而是 Bill Gay 了。哈哈！(大家也跟著大笑起來)

旺：太可惜了。我們的 Bill Gay 來了又走，今晚不陪我們一起 gay 了。

莊：(看到同鄉同學來得差不多了，於是用麥克風宣佈) 各位同鄉同學，今晚的聚會要正式開始了。

第十九場

背景：貞與漢離婚後，貞仍然請徵信社繼續收集有關羅與漢的“情資”。貞想知道羅是否確實跟漢斷了往來，也想知道漢是否另外與他人有曖昧關係。漢出國後，徵信社較難收集他的“情資”，只能間接透過在美國的友人，幫忙到漢的住處與學校瞭解一般的情況。

現況：漢出國後第二年的十一月，徵信社的張小姐依約到貞的住處，向她報告最近得知的訊息。

張：(坐在客廳沙發面對貞) 李醫師，這一次真的是戲劇性的發現。

貞：戲劇性？L 與 W 還在演他們的戲嗎？

張：不，他們應該是沒有往來了。

貞：那末，L 在跟哪個別人演戲嗎？

張：L 一直想找別人，也換過一兩個對象，但過程似乎不太順，結果也不太好。

貞：你是說人家最後都不跟他一起 gay 嗎？

張：是的，最近他顯然非常懊惱，而最可悲也最戲劇性的是---

貞：是怎樣？

張：他中風了！

貞：中風了！真的嗎？你們有證據嗎？

張：有。(拿出一張照片) 這是他全身癱瘓的照片。事實上，他也無法言語。

貞：癱瘓，無法言語？

張：是的，他一定無法再找人取樂了。

貞：他年紀不大，怎麼會中風呢？

張：真正的原因，恐怕只有你們醫師才知道。不過，我猜他喝太多酒了。他懊惱的時候，經常猛灌黃湯，常常醉到胡言亂語。

貞：(思考許久) 那末，有 W 的消息嗎？

張：沒有太多新的消息。

貞：你們在美國真的無法“徵信”嗎？

張：你也曉得，美國不是我們的國家，我們在美國也沒有分公司，沒有聯營機構。我們只能找一些友人去瞭解一般的情況而已，談不上“徵信”或偵查。

貞：在那裡，你們是不能有 spy，但你們的友人不能 espy something 嗎？不能注意到一些戲劇性的轉變嗎？

張：抱歉，李醫師。到目前為止，我們觀察到的是：W 似乎不太出門，他不在住處就是在研究室，不在家裡就是在學校裡。

貞：他都把自己囚禁起來而不參與活動嗎？

張：他是很像囚犯，我們看不到他參加所謂的活動。他連同鄉會都只是去繳年會，不去聚餐歡樂。

貞：這麼說，他完全專注在學業，不想再交朋友，是嗎？

張：是的，我們的研判是：他已經厭惡 gay 了，他不會再有 gay 的行為了。

貞：你們有沒有發現任何女生---

張：女生？對他有興趣的女生當然有，可是他對那些女生好像也沒有興趣。

貞：真的嗎？你們知道他為什麼好像沒興趣嗎？

張：坦白說，我們並不知道。(想了一下) 對了，他好像很捨不得花錢。他對人對事都不太願意花錢。

貞：這是什麼心理啊？

張：坦白說，這也只有心理醫師才曉得。

貞：(再想了一陣子) 人的心理是很難偵查。有些人的心理，恐怕只有最親密的人才能探知。

張：對，W 的心理，恐怕只有李醫師才能探知。你自己願意去探知嗎？

貞：(想了一下) 以後再說吧。

第二十場

背景：漢出國後第二年的夏天，佑安已經去上幼兒園，佑全則還是請信佳阿姨照顧。漢出國後，貞的母親楊伶俐一直跟她住在台北，一則作伴，二則幫忙料理家事，三則也幫看小孩。貞的父親李順天也常來一起住，但他也常回

台中自己的家，一則處理家務，二則跟親朋保持聯繫。至於漢的父母，則照常每兩周來台北看孫子一次。最近，佑安講了一些似懂非懂的話，令他的爺爺奶奶非常擔心：他們很怕玉貞會再嫁，更怕兩個孫子會變成別人的小孩。

現況：十二月初的週末，優與娟再來台北看孫子。那天，貞與父母，加上佑安佑全，都在家等候爺爺奶奶。

天：(原本坐在沙發上，聽到電鈴聲，趕緊起身去開門) 親家呀，早，你們早！

俐：(原本抱著佑全，趕緊把佑全交給貞，帶著佑安往前迎接) 來，佑安，趕快來跟爺爺奶奶說好。(接著對娟) 親家母啊，今天來得特別早，搭車比較順暢吧？

優：順暢，今天特別順暢！

貞：(趕緊抱著佑全，也往前迎接) 爸！媽！

娟：(有點出乎意料之外) 玉貞，你在叫我嗎？

優：(也感到意外) 玉貞，你還承認我們這對爸媽嗎？

天：(替貞回答) 當然，當然。

俐：你們當然還是爸媽。(對佑安) 來，佑安，快來叫爺爺奶奶，快說“爺爺好！奶奶好！”

安：不要！(不肯往前走) 爸爸好！媽媽好！

優：(覺得有點尷尬，但也很高興) 對，爺爺是你爸爸的爸爸，奶奶是你爸爸的媽媽。

安：爸爸不回家。

貞：安安，不要亂說！

安：爸爸在手機。

天：天哪！安安的爸爸真的出現在手機裡。

俐：(看到貞在流淚，自己也流淚) 來，安安，我帶你到房間裡看手機，好不好？

安：好！(俐於是帶佑安走向臥房)

優：正漢常利用手機跟安安講話嗎？

天：是的，他也想跟佑全講話，但佑全沒有反應。

貞：佑全根本不知道手機是什麼，根本不知道他是誰，也根本不會看影像。

優：這不是辦法。影像也不能取代真人。

娟：上幼兒園時，安安也會想念爸爸嗎？

天：應該會吧。

貞：他有時會想念別人的爸爸，會講到有爸爸來接小朋友。

娟：(感到心酸) 玉貞啊，我們也讓正漢去接送佑安好不好？

優：(同樣心酸) 玉貞啊，我們求求你，好不好？正漢如果有錯，你就原諒他，好不好？

天：(看著貞只是流淚) 當然好。親家啊，你也能叫正漢回心轉意嗎？

娟：他非回心轉意不可。我還要他改過懺悔。

貞：爸，媽，不要說了。我知道你們的心意。讓我好好考慮，好嗎？

娟：好，好，東西壞了都可以修補，破鏡也可以重圓。

優：(對貞) 你們之間，不應只靠手機。哀鳳---

俐：(帶佑安從房間內又走向客廳) 安安也不愛看手機。他比較愛看電視，愛看電視裡的卡通。

天：看電視、看手機都對眼睛不好。

優：我們一起想辦法讓正漢回來帶佑安去散步，好不好？

俐：他更愛溜滑梯、盪鞦韆。

娟：小孩是父母的寶貝，也是情感的保證。玉貞，你就讓佑安、佑全掛保證，保證你跟正漢可以一起回心轉意，好不好？

優：對。玉貞，我倆拜託你。你想辦法讓正漢回來一起過年，回來一家團圓，好不好？

安：(跑去拉貞) 媽媽，我要溜，我要溜！

貞：(把佑全交給俐) 好吧，我帶你去溜，去公園裡溜。

天：(對優、娟) 親家翁、親家母，我們也一起去吧。今天的天氣很晴朗，我們也該散散心才對。

俐：沒錯。只要大家有志一同，散了也可以聚。我們都出去散心吧。(於是把佑全放在嬰兒車裡，大家一起開門走向室外。到公園時，娟主動幫忙推嬰兒車，優則主動牽著佑安，李、吳兩家不分你我，顯得和樂融融。)

第二十一場

背景：聖誕節快到了。貞向醫院請假，在聖誕期間去一趟美國。她向英芳問明正漢住處的地址，便隻身飛到紐約。她住進正漢住處附近的旅館，搭車到正漢所唸的大學，勘察兩地的環境，瞭解相關的人情，活像間諜一般。她想知道正漢是不是已經另結新歡，是不是對她還會忠貞。

現況：聖誕夜那天，貞守在正漢住處附近，注意正漢的動靜。她發覺正漢沒有出門，也沒有人前來造訪。等到那天晚上九點，她看不到人跡，便神出鬼沒地去按正漢住處的門鈴。

漢：(聽到門鈴，感到意外，從書桌邊站起，走去開門) Coming ! Who is it ? (打開房門，看到貞，驚嚇不已) 你！？是你！？(看貞不動，也不出聲) Really ? 是你！ Here ! You here! 你在這裡？

貞：正漢，是的，I'm here. 我來看你。

漢：(仍然不敢相信) 不，不！這是 Christmas Eve，不是 Halloween。

貞：(走進門內) 是的，正漢，我不是 ghost，我是人，是來看你的玉貞。

漢：Really？你是玉貞？你怎麼來的？

貞：當然是乘飛機來的，不是騎掃帚來的。

漢：(笑了起來) 那末，孩子呢？佑安、佑全呢？

貞：Sorry，我沒帶他們來。

漢：那你來做什麼？

貞：我不是已經說了嗎？我來看你。

漢：看我？我好好的，沒有生病，不是嗎？

貞：你現在沒有，以前有過。

漢：我以前是有罪過。

貞：不，那不是罪，那是病。

漢：不，那的確是罪過。是 sin，如果不是 crime。

貞：不，我斷定那是 illness，是可以治療的 illness。

漢：(想了一下) 我不明白，你當初不是說“罪大惡極，不可原諒”嗎？

貞：我是那麼說過。但我當時審判錯了。不，我診斷錯了，我向你說聲對不起。

漢：(想了一會兒) 我在作夢嗎？你跟我說“對不起”嗎？

貞：是的，我不該說“罪大惡極，不可原諒”。我不該叫你同意離婚。也不該讓你來這裡受罪。

漢：受罪？

貞：不是嗎？你一個人關在這裡，或關在研究室，不是等於坐牢嗎？

漢：我是在唸書，在研究。我要唸到 Ph.D.，我要研究---

貞：研究什麼？研究視力問題嗎？

漢：(想一下) 是的，包括看清真相的問題。

貞：真相？什麼真相？視力不良的真正原因嗎？

漢：是的。(發現貞還站在那裡，趕緊拉一把椅子) 坐下來吧，我跟你說。

貞：(坐了下來) 視力不良的真正原因是什麼？

漢：(趕緊也倒一杯水來給貞) 喝了吧。有先天的因素，也有後天的因素。

貞：(喝一口水) 這還用說嗎？

漢：其實，罪跟病一樣，先天的因素都占最大的部分。

貞：(想了一下) 怎麼說呢？

漢：就以 gay 來說吧。

貞：Gay？你還在想 gay？

漢：我在這裡看過許多有關 homo 的文章，也聽過許多實在的 cases。

貞：你來研究 gay，不是研究視力？

漢：其實，gay 也是一種視力問題。

貞：視力問題？

漢：是的。大部分的人，生來就是陰陽調和，男性或女性的特徵穩定明顯。男的會被女的吸引，女的會被男的吸引。可是，有些人陰陽失調，男人帶有太多

女性特徵，或女人帶有太多男性特徵。結果，男看女或女看男都失去應有的視覺，都變成視力偏差，都會看走了眼。於是，男的反而喜歡找男的，女的反而喜歡找女的。這就是 gay 的由來。

貞：這是 common sense，還需要研究嗎？

漢：需要。有研究才有數據，有數據才是科學，才不是 common sense 而已。

貞：(想了一下) 那末，有 homo 傾向的男或女，會像吸毒一樣，上癮之後就很難戒掉嗎？

漢：根據統計，有些人是永久型的 homo，他們一輩子都過 homo 的生活。可是，有些人卻是短暫型的 homo，他們只是 gay 在一時，一陣子過後就膩了，就不再 gay 了。

貞：那末，bisexual 的人屬於永久型或短暫型呢？

漢：比例上，短暫型較多。他們比較容易因為家庭因素而放棄 gay 的念頭。這點，你們家醫科的醫生應該知道。

貞：(一時無言以對。停了許久，覺得應該轉換話題) 你打算在美國待到什麼時候？

漢：待到我當這裡的醫生。

貞：待到---待到當美國的醫生？不是拿到 Ph.D. 就好嗎？

漢：不，我不想回台灣了。

貞：不想回去？為什麼？

漢：如果你願意，我想把你跟孩子接過來。

貞：(感到不解) 如果你不回台灣，應該是想在這裡另外娶妻生子吧？

漢：你已經答應嫁給別人了嗎？

貞：你爸媽希望我們復合。

漢：那你自己的爸媽呢？

貞：他們也說破鏡可以重圓。

漢：(想了一陣子) 沒錯，感情是可以修補，可是---

貞：可是怎樣？

漢：暗黑的勢力很難抵擋。

貞：暗黑的勢力？哪裡來的暗黑勢力？

漢：那個人。

貞：誰？那個人是誰？

漢：那個姓羅的，那個不講禮、義、廉、恥的，那個不要天下太平的。

貞：是他？他是暗黑勢力？

漢：是的。他要我付分手費，要我付出巨額的分手費，還威脅要公開我們之間的關係，要造謠說他已經得了 AIDS，要讓我無法執業當醫生，要把我澈底毀滅掉。

貞：他這麼壞？你怎麼不跟我說？

漢：我跟你說，你能幫我解決問題嗎？你能讓他放下屠刀嗎？

貞：(停了一下) 當時我確實不能，可是現在我能。

漢：你能？你能怎樣？
貞：(再停一下) 正漢，你聽著：他已經沒有力氣可以拿剃刀或屠刀了。
漢：沒有力氣？他的 muscles---
貞：正漢，他中風了，他的 muscles 都不管用了。他還無法言語。
漢：真的嗎？你說真的嗎？
貞：當然是真的。
漢：我還是不信。他是我心中趕不去的惡魔。
貞：(拿出羅已經癱瘓的照片) 看吧，這是他全身癱瘓的照片。
漢：(看了再看) 這照片哪裡來的？
貞：徵信社給的。
漢：(想了一下) 用針孔攝影錄下他跟我 gay 在一起的同一家徵信社嗎？
貞：是的，他們一直都是我的探員。
漢：在美國，他們也對我“徵信”嗎？
貞：沒有。在美國，我自己才是你唯一的偵探。這幾天，我已經找上門了。真相已經大白了。你已經 clean 了。
漢：你說我已經 clean 了，是嗎？不再 unclean 嗎？
貞：是的，我相信你，I believe in you。不過，我奉命要把你押回台灣，你願意乖乖就範嗎？
漢：(瞪大眼睛，看著貞的臉，開心起來) 願意，願意！(過去擁抱貞) 哈你！我非常願意！我像重生一樣，我要趕緊回去！天下太平了！我不用避難了！我不必自我放逐，不必自我囚禁了！哈你！ I love you! (給貞一個長吻)
貞：離果然是為了合，不是為了棄。哈你，I love you, too! (也給漢一個長吻)

第二十二場

背景：漢得知羅已中風無能之後，立刻同意跟貞一起回台灣，同時放棄學業。回台後，他隨即回到原來的醫院復職上班。同時，他也跟貞去辦理再婚登記。很快地，又要過農曆年了。這時，吳、李兩家的歡樂當然不在話下。

現況：吳家在門口貼上春聯。直立門左、門右的兩句是極為傳統的“天增歲月人增壽”與“春滿乾坤福滿門”。橫寫在門上中間的那一句則是新創的“年年相連代黏代”。這次，當然了，漢與貞帶佑安、佑全回新竹過年，英芳也回來了。吃年夜飯時，大家圍著圓桌有說有笑。

優：(看著滿桌菜肴，再看著一家大小) 來，來，大家先吃 (台語) “長年仔菜”。(率先去夾那碗燙熟而且全株連根的小菠菜)
芳：爸，你為什麼不直接說菠菜呢？

娟：這還要問嗎？菠菜會引起“風波”的聯想，(台語)“長年仔菜”(國語) 才会有“長命百歲”的含義。

漢：其實，說它“菠菜”也好，說它(台語)“長年仔菜”(國語) 也一樣，反正它都是非常營養的蔬菜，都含有豐富的鐵質。

貞：問題是：小孩子都不太愛吃蔬菜。我們怎麼讓佑安吃(台語)“長年仔菜”(國語) 呢？

優：(立刻對佑安) 安安，來，來吃這種菜。你吃一株，爺爺就給你一個大紅包。

安：不要，我不要吃菜菜。

娟：安安，你一定要吃。那會讓你“長年歡樂”喔。

安：不要，菜菜不好吃。

漢：安安，你知道嗎？這種菜是恐龍吃的，你要跟恐龍一起吃嗎？

貞：是的，恐龍愛吃，你不愛吃嗎？

安：愛吃，我也愛吃。(於是貞挑一株最小的給佑安吃)

娟：(看佑安吃下菠菜) 好棒喔！我們的安安好棒喔！

芳：還是安安的爸媽最棒，最懂兒童心理了。可惜的是：佑全還不會吃蔬菜，怎麼辦？

優：只好爸媽代替他吃了。你們姊弟小時候，都是我跟你媽幫忙吃(台語)“長年仔菜”(國語) 的，你們當然不知道。

漢：好吧，玉貞，我們一起幫佑全吃一株吧。(夾一株吃一半，留一半給貞)

貞：(吃那半株後，再夾一株) 我要吃一株自己的份。(對漢) 別忘了你自己也要補一株。

漢：好的。(夾吃另一株) 願大家都長年歡樂，長命百歲。哈哈！

娟：(也吃完菠菜後) 接著大家也必須吃太平宴。來，來，吃吧，今年的太平宴應該特別好吃，特別有媽媽的味道。

芳：媽，這道菜本來就叫“太平宴”嗎？

優：(代娟答) 不，平常時候有些人叫它“zib-gui-neng”(台語“入規卵”)。(台語)“太平宴”(國語) 是過年時候，特別取的菜名。

娟：不管如何，我說過的，這道菜是一半雞蛋或鴨蛋，塗上一半魚漿配料做成的。兩半合一，就像陰陽合體，過年時候吃了，才能保證來年不會走極端，而能和諧順暢。

芳：這麼說來，正漢和玉貞都得多吃了。媽，到底只能吃一個，或可以吃兩個，甚至於三個呢？

娟：沒有限定，但至少每人吃一個。今年佑全還不會吃，恐怕正漢、玉貞也要幫忙吃了。

優：安安會愛吃這種蛋嗎？

漢：應該會的。(對佑安) 來，安安，這是恐龍蛋，你想吃恐龍蛋嗎？

貞：(看到佑安在猶豫) 安安，爸爸說錯了。那不是恐龍生下的蛋蛋，而是恐龍愛吃的蛋蛋，你也愛吃嗎？

安：愛吃，我也愛吃。(於是貞夾一顆給佑安)

優：(看佑安用手摸太平宴，沒有咬，於是對安) 太大顆，是吧？來，爺爺幫你切成小塊塊。(於是幫忙用筷子夾碎那顆蛋)

娟：(看到優夾碎太平宴時) 歲歲平安！歲歲平安！

芳：安安，趕快吃，不然大姑媽要搶過來吃囉！(於是佑安趕緊塞進一口)

漢：其實，蛋跟魚漿都是蛋白質，炸過的太平宴也太油膩了，多吃還是不利健康。

優：過年時候，還擔心那麼多嗎？

娟：等一下大家還必須吃魚呢。

芳：還好，我知道的，魚不能吃完。大家把魚吃剩，表示“年年有餘”。

漢：我擔心“吃魚”會不會越吃越愚笨啊？

優：把“魚”吃下肚，就是吃下愚笨，留下聰明。

漢：那為什麼不把魚吃光呢？

芳：正漢，到現在你還不知道嗎？人是無法聰明一世的。

娟：對，愚笨一時是可以原諒的。玉貞，你說，是不是？

貞：媽，當然是。我也曾經愚笨過。

優：過年時候，大家不要再講愚笨的話了。我很高興，這個年，大家都黏在一起，都一家團圓了。

芳：爸，媽，我告訴你們：我們這一家，明年過年的時候，吃年夜飯的可能不只七人，而會變成八人，也就是不僅是 lucky 的 seven，而是一路大發的八。

娟：怎麼？你知道玉貞懷老三了嗎？

優：英芳，你有男朋友了嗎？

芳：爸，媽，我的男朋友是瑞士人。他是某家大藥廠的經理人。他家在巴塞爾。可是他答應結婚以後，要陪我回娘家過年。

娟：結婚？你突然要結婚了，真的嗎？這是善意的欺騙嗎？

優：瑞士人？是白人嗎？你不怕黃、白不合嗎？

芳：蛋不是黃白合體嗎？爸媽上次不是說我嫁給老外也沒關係嗎？羅哲對我很好，他已經要正式向我求婚了。

漢：英文名叫 Roger 嗎？

芳：是的，Roger。但他不是 Roger Federer，不是那鼎鼎大名的網球明星。

貞：大姊，你就跟我們說 Roger 就好，不要翻成羅哲。我們都懂一點英文，不是嗎？

芳：是，是。他叫 Roger，不叫羅哲。他不是哲人，雖然他也懂得禮義廉恥。

優：我真的希望明年過年你會帶 Roger 回來，不僅讓他嚐一嚐有媽媽味的太平宴，也讓他吃甜甜又黏黏的年糕。

娟：我更希望你也帶兩個外孫回來，這樣就不只是一家大發，而是十全十美了。

芳：這怎麼可能？爸媽要我立刻結婚，立刻懷有雙胞胎嗎？

優：近年來，未婚生子的例子，不是很多嗎？

娟：對於你，我們接受例外，我們可以讓你“先上車，後補票”。

芳：原來爸、媽已經那麼開明了，已經不是傳統守舊的父母了。

漢：我太高興了！

貞：佑安，我們來拍拍手吧！（開始一起拍手）

漢：我也要幫佑全拍拍手。（於是全家傳來眾多喝采聲與歡笑聲）

（劇終）